

928
4
1

陳迦陵文集





陳迦陵文集六卷
儼體文集十卷詩
集八卷詞三十卷

四部叢刊集部

上海涵芬樓景印惠
立堂本原書板匡高
營造尺五寸四分寬
四寸三分

序

吾友陳其年既歿之三月其弟子萬自黎城來乃搜其遺稿編次成帙時子萬方需次未補住京師甚久數過子謀付梓或謂其年平生工儷體又詩餘獨多他非專長可無梓予謂子萬阿兄文散體固少然瓊林之枝恐未可盡棄也至於詩尤豪放感激當不在儷體下子萬趨予言因盡收以去丁卯夏以書抵予曰日者先兄遺文辱君不鄙棄其餘予得盡載以去敬付梓人儷體已告竣矣尚有散體在君其一言誌首簡以告世之不盡知先兄者予憮然太息曰嗟乎子萬可謂不歿其兄者矣其年少與陳臥子李舒章遊其持論多祖述歷下中年始寤極變化復以專攻徐庾駢麗之文其於古作者之旨未竟所能至而止然其

天才高逸每序一事委曲詳盡鉅細畢臻疑近於頽碎者之所爲不知其原本史漢蓋得物之情而肆之於心者也雖片語單詞不乏麗藻大抵長卿喻蜀諫獵之遺耳烏足爲其年病哉獨是子萬於人琴旣亾之後務傳其兄而後已故於其兼至之文亦不使輕兩陳根同其蕪沒古所稱死者復生而生者不愧殆子萬之謂乎其年可以不死矣世之君子績學沒世以夙昔珍惜之詩若交付諸後人而家無賢子弟或以覆醬瓿者比比也其亦聞子萬之風而知愧哉東武年弟李澄中頓首拜撰

序

先是蔣子京少集陳檢討儷體文行世謂其散體古文在季第子萬所而無其副余企慕久之今年六月子萬自安平來保陽手一冊示余余讀之而歎曰才人之文無所不可其至此極乎夫子雲沉博絕麗敷陳藻績而尤根柢於法言淵明天懷冲澹發爲古詩而亦間形于詞賦所云元元本本灑灑洋洋固未有不同條而其貫者也詩以六義擅勝而未嘗不原於理要書以渾噩道事而未嘗或遺乎賡歌易理奇奧而彖繫文言其中每多韻語左氏淹博而排比簡練其言多屬疏通固知六經之文體製不一而窮源溯流修詞立誠總歸一致而已矣今其年先生之儷體旣已上掩徐庾遠軼王駱而其散體古文亦且方軌韓歐

蔑視王李殆春華秋實兼有其長玉質金相俱臻其勝者乎夫古文之難言也貌秦漢而竊其離奇旣不免有生吞活剝之誚效唐宋而流於枯淡又不免有蠅鳴蚓竅之譏二者互相詬詈遁爲消長學者將何所適從歟先生獨能以風人之旨發抒性情縱筆所之紆徐百折卒不詭於正以自成一家之言則亦近古之最勝者已蓋先生素淵源於家學而復取資於師友故在當時若黃門太史中舍暨次尾朝宗諸君子旣相與稱譽於前在近日則合淝長洲大冶暨阮亭慎齋諸名公尤相與推許于後學必有本名副其實而先生之文于是乎必傳矣夫萬籟齊鳴總原于太虛衆音俱舉不易乎鍾律先生之文屢變而不離其宗遙出而同底于妙亦若是而已顧余於此獨有感焉憶昔

平遠追陪卽席分賦京華晤對握手言歡夫何執鞭之慕同變幻於廿年挂劍之悲徒縈懷于身後安能不撫遺編而三歎也哉幸有緯雲子萬爲之弟京少南耕爲之友庶幾香山百卷不憂付託之無人子美多才不致荒殘之抱痛則先生爲不朽耳顧先生之不朽者自在而余特低徊今昔爲牽連書之者如此武陵胡獻徵撰

陳迦陵文集目次

卷一

宋楚鴻古文詩歌序

王西樵十笏草堂辛甲集序

王阮亭詩集序

孫豹人詩集序

俞右吉詩集序

劉沛玄詩古文序

陶冰修詩集序

葉九來詩集序

許漱石詩集序

許九日詩集序

方田伯詩序

侯碩膚詩序

李延公詩序

石汀子詩序

張孺子詩序

徐唐山詩序

蔣冷生詩序

水繪園修禊詩序

四弟子萬詩序

小三吾倡和詩序

杜輟耕哭弟詩序

王懌民北游草序

卷二

董文友文集序

蔣慎齋文集序

朱幼安集序

王西樵炊聞卮語序

蝶庵詞序

青堂詞序

任植齋詞序

詞選序

周文夏稿序

路進士詩經稿序

陳石書姜子嘉制藝合刻序

卷三

吳子班讀史漫衡序

錢礎日史論序

毛馳黃韻學通指序

皇士卧遊記序

金陵遊記序

歷陽遺音序

百愚禪師語錄序

寒松禪師指迷錄序

贈周櫟園先生序

贈邑侯李蔚宗序

贈徐渭文序

卷四

邵潛夫先生八十壽序

贈蔡孟昭序

與張芑山先生書

答康小范書

與蔣大鴻書

上龔芝麓先生書

與宋尚木論詩書

與方與三敦四書

與侯彥室書

答湯靜文書

上棠村梁大司農書

中憲大夫嵩少冒公墓誌銘

新安戴處士暨配吳孺人合葬墓表

卷六

樂章議

文杏齋記

依園遊記

重修芙蓉寺碑記

醴泉記

戴務旃歲寒三友畫記

祭姜如須文

祭王西樵先生文

周壽王俞恭藻二子咏懷詩跋

上宋蓼天總憲書

與王阮亭先生書

與王阮亭先生書

與田梁紫書

卷五

敕贈徵仕郎翰林院檢討先府君行畧

敕贈時大孺人先庶母行畧

吳湛傳

許肇箎傳

馬羽長先生傳

邵山人潛夫傳

吳姬扣扣小傳

卷六

中憲大夫嵩少冒公墓誌銘

新安戴處士暨配吳孺人合葬墓表

樂章議

文杏齋記

依園遊記

重修芙蓉寺碑記

醴泉記

戴務旃歲寒三友畫記

祭姜如須文

祭王西樵先生文

周壽王俞恭藻二子咏懷詩跋

東溪修稷卷跋

補 附一卷末

和松庵稿序

筠廊偶筆序

留都見聞錄序

陳迦陵文集卷一

宜興陳維崧其年誤

嘉定陸元輔翼王

餘姚黃宗羲梨洲

如臯冒 襄辟疆

商丘侯方巖叔岱

宋楚鴻古文詩歌序

弟 維岳緯雲 參閱

宗石子萬

男履端

姪 伊 校

雲間宋楚鴻秋士先生長君而尚木轅文諸先生從子也
年十五浩博瑰麗古文詩歌下筆數千言一時文人學士
艷稱之今年余來雲間秋士先生館予幸舍盡出楚鴻撰
著授予讀之余三復卒業尤驚其姿制風秀絕嘆為不可
及也嗣是同人衣冠之會邸舍之集靡不與楚鴻偕一日

同雲徐合皓雪已舉諸君高會於子玄之宅予時心手旣
調景會適奏聲伎未奏仰而賦詩蓋有好將陌上河邊粉
持贈香奩咏絮才之句爲子玄新聘茂陵用相調謔無何
楚鴻伸紙染翰揮洒絡驛其卒章曰夜深宴罷客將歸一
聲畫角城邊雪則又運如鳳鳥之斜飛格比遊龍之初逝
洵惠連之絕伎羊孚之佳作矣楚鴻勉之士不幸涉身戎
馬廁跡離亂悲身名之未立念馳驅而無從銷歇風雲沉
挫上靈君子聞而悲之若夫景物相牽天機偶兆綢繆灑
岸之篇悵惘河陽之作倘亦文人所不廢太上所難忘歟
然而偉長淡泊卒全身於黃初之間安仁乾沒寃靡軀於
太康之末余爲世望楚鴻甚殷不徒以其文也況楚鴻家
有門風幼稱才子秋士尚木轅文與陳李兩君同堂接席

漁獵墳典搜揚風雅爲神宗以來著作之冠楚鴻又以年
少名家闡明宗旨是豈新豐邸宅可語於宮殿之敞麗北
里歌舞漫擬於燕趙之橫陳固已被此聲華推爲領袖矣
至若一門羣從則有旣庭右之疇三異地齊鑣河宗子壽
連牀並響漢鷺八歲已有子敬飛白之奇唐鷺三齡頗露
子晉吹笙之概異日者開天祿啟石室釐房中之曲定東
閣之書蘭臺諸宋雍容顧盼於其間吾知楚鴻願爲封禪
書不作羽獵賦願爲郊廟樂不作委巷歌也余言雖狂楚
鴻必將前席而聽矣因憶向者余亦年十五李舍人過陽
羨余出昭君曲示之徘徊歎賞不去口實旣又飛書會稽
陳黃門實有潘江之目今者薄游雲間辱秋士尚木兩先
生披懷投分適館授粲追思陳李已不可得今因撰楚鴻

序而蟬聯及之亦以見年歲之不可追而東平之樹蓋山之泉爲可惜也若楚鴻之及鋒而用凌厲無前余樂得而稱道焉

王西樵十笏草堂辛甲集序

十笏草堂辛甲集西樵王先生詩也先生先有十笏草堂詩集後則有南徐游覽詩暨西湖竹枝詞茲俱不載所載者自辛亥訖甲寅才四年爾維崧讀旣卒卷作而歎曰凡詩之有編年也詎不尚哉夫人之年境不同時而遭遇亦不一轍論世者考其年境以悉其遭遇而因以見其人之生平則百不失一衛叔寶正始名士渡江以後輒復百端交集謝太傅云中年傷於哀樂正賴綠竹陶寫杜少陵遷徙白鹽赤甲間而灑西東屯諸作益復沉鬱頓挫子瞻動遭口語黃州儋耳詩歌筆勢冠絕平生俯仰年境正復關人筆墨事西樵先生此辛甲四年來倏而作官禁近倏而出使西陲倏而揚旌宛洛倏而對簿幕府倏而橫羅吏議

幾與家人不相見倏而覆盆得白扁舟南下父母兄弟妻
子握手如平生驩故其詩歌哭無端啼笑不一非阡非陌
若斷若續中間如飛狐太行之險譎礪礪滑臺之曠衍以
及章華遺殿銅雀故臺峽猿嶺鳥所哀號遷客羈人所愁
歎叢祠廢驛古戍殘城與夫人世間一切可驚可愕可悲
可喜之事無不於此四年見之故先生之人益如衛虎謝
公而讀先生之詩亦如讀浣花坡公二集嗟乎瞻言節物
豈獨先生卽以余之不肖自墜地來亦四更辛甲矣中間
自少而壯屈指疇昔感慨爲多懷歲月以悲來悵流光之
不再知不獨先生辛甲集爲然也

王阮亭詩集序

昔者孟子有言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孟子所謂詩亡何歟說者曰王室旣東文武道缺一時懷
文善誹之匹士類不能雍容恬雅以悟其君王蓋激烈之
義多而變風變雅出焉詩之所以亡也吾以爲不然子所
謂詩亡非作詩者亡而作詩之教先亡也溫柔敦厚則詩
之教也關雎葛覃鹿鳴天保諸章亡論已平王以後其民
流而多思悲愁儉嗇而不踰乎禮身雖告哀乎函岐景亳
之情未嘗一日離於懷也則猶未常一日離乎詩教也板
蕩之世乃重傷之矣山崩川竭雷電燁燁配天之業不祀
而明堂之位忽諸君子謂此其世可以史而不可以詩夫
董狐倚相左丘明諸賢彼其才非遽遜於雨雪之征夫草

蟲之戍婦也詠歌而悼歎之亦風人之致也惟是身經喪亂忍視爲越人之關弓而政教束濕難託於春人之助相不得已而以編年紀事之體沒其出風入雅之才而詩於是遂亡詩之亡也國家之不幸也貞臣諷士之所不敢出也勝國盛時彬彬乎有雅頌之遺焉五六十年以來先民之比興盡矣勿渺者調既雜於商角而亢戾者聲直中夫鞞鐸淫哇噍殺彈之而不成聲夫青絲白馬之禍豈侯景任約諸人爲之乎抑王褒庾信之徒兆之矣新城王阮亭先生性情柔淡被服典茂其爲詩歌也溫而能麗嫺雅而多則覽其義者冲融懿美如在成周極盛之時焉吾聞君子欲覘世故先審土風故大夫作賦公子觀樂矇瞍所掌蓋其慎之今值國家改玉之日郊祀燕饗次第舉行飲食

男女各言其欲識者以爲風俗醇厚且夕可致而一二士女尚憂家室之未靖閔衣食之不給焉阮亭先生旣振興詩教於上而變風變雅之音漸以不作讀是集也爲我告採風者曰勞苦諸父老天下且太平詩其先告我矣

孫豹人詩集序

余少讀詩則喜秦風每當困頓無聊時輒歌騶鐵以自豪也繼又自悲悲而至於罷酒厥後讀楚辭傷其詞義悱惻不自振拔又輒掩卷而嘆夫南風之不競而章華鄢郢之鞠爲蔓草也詎必於子蘭鄭袖諸君卜之乎抑於離騷九辨之哀颯颯之矣以故讀秦風楚辭二書知羸氏興而芋氏廢也且從人之難與衡人較也心知其說不敢以告人余世家吳中吳中諸里兒第能歌西曲尋陽諸樂府耳烏衣青溪之地被輕紈而謳房中曲者其聲靡靡不足聽也卽向者綿駒王豹之徒所罵爲不值一錢矣夫聲音之際抑揚抗墜之間其關人性術者豈微渺哉故余與都人士相見則必稱詩遇博徒賣醬屠狗販繪諸目不識五字七

字口不嫻平上去入者亦必強之使歌歌猶詩也歌焉而
其人之生平悲愉可喜飲食格鬪嬉笑怒罵不平有概於
中一切於歌焉見之人顧可以不歌乎哉今年來廣陵與
秦人孫枝蔚歌詩枝蔚秦之焦獲人甲申李自成作亂孫
子結同里惡少年數十人殺賊天陰月黑失足墮土坑中
追者垂及屬有天幸得不死後脫身走廣陵學小賈則已
傾廣陵諸中賈稍學中賈則又傾廣陵諸大賈孫子學中
賈之三年三置千金諸大賈日以肥肉大酒啖孫子孫子
益飲啖自若旦日出揚州北郭門而鳴箏踏屣之相隨屬
者踵相接也一日忽自悔且恨曰丈夫處世既不能舞馬
稍取金印如斗大則當讀數十萬卷書耳何至齷齪學富
家兒爲於是自秦隴迎其婦來而僦居於揚州之董相祠

旁閉戶日讀書間爲詩而自曼聲以歌孫子旣歌詩而家
漸落詩益工歌益甚而家乃益大落人或咎孫子孫子益
行歌不輟也曰爾曹何爲者今年孫子年四十餘髮髭純
然白張目不闔者如綫嗜飲酒召之飲則無不飲若忘其
年之將老而身之爲客也然猶時時爲秦聲其思鄉土而
懷宗國若盲者不忘視痿人不忘起非心不欲勢不可耳
孫子詩數十卷名漑堂集漑堂者卽董相祠旁孫子僦居
處也詩不云乎誰能烹魚漑之釜鬻孫子之以是名其堂
也其猶秦人之志也夫昔人云吳音妖而浮余吳人也媿
不能詩然竊附於延州觀樂之義因書以報孫子爲漑堂
詩集序

俞右吉詩集序

嘉禾爲吳越之衝邑巖而偏勢所必爭甲申乙酉間天下風塵起禾中人士流離感慨棄其諸生者甚衆余蓋往往聞俞先輩右吉云右吉倣儻好奇負大畧居恒意氣激揚自許管樂然性沉毅遇王公貴人時或滑稽任誕佐以排調當其處儕輩締生死交出肺腑相示懇懇如骨肉也誠非偶然者今年維崧客遊禾流連五十日越日必過右吉談右吉居東門外某氏園面大河背崇壑絕不聞道上車馬聲暇則飲於朱公子家樓朱公子茂昉者亦維崧友也時與酒徒數人醉後大呼脫帽擲地一時皆以爲狂生狂生雖維崧與諸公亦以爲吾非狂誰當狂也一日右吉出其所爲詩令維崧歌之維崧曰是何其音之婉而且哀悱

側而至於傷乎彼都離黍之遺耶吾爲之陳王風又曰有是哉聲之儉嗇而質直逼促而不能以終日乎是山樞蟋蟀之俗也其風也近於魏旣曰哀傷而卒底於和促直矣不至於往而不返高涼感激自相勞勗是爲車麟無衣之餘風焉秦者大也吾知其爲秦維崧三歌詩右吉三太息曰甚矣子之審音也向吾有感於宗周之淪喪太平康阜之不可以復見也吾是以近於哀也旣而悼賢人之奄逝悲節物之不居吾是以近於直哀也不離於思也直也則猶可圖也吾是以屢變而屢上焉今吾子諧商應呂穆陰易陽雖天下之善樂孰有過於子乎又一日任生元祥問崧曰今越中賢豪長者大畧可見矣醫卜雜技黃剋屠販如陸圻蔣斐朱茂昉茂凋徐繼恩之流往往而是矣彼俞

子者何以稱焉余時被酒跌宕漫應曰是人者長不滿六尺吾聞晏嬰短小乘駟馬高車天下且定世事未可知是人也吾知其起而爲相矣

得左氏之章法而出以變化魚龍曼衍之舞固不礙其

升歌象管也 吳梅村先生

劉沛玄詩古文序

今天下能文章善詞賦非所稱文人才士哉然而遭世訾議與物鑿柄邁會蹈機動而獲咎與思事故實亦有三一者標致誕逸神智曠邁接引聲勢抗立崖岸楊子勿懟狷之傷杜周甫峭激之累二者詞氣英俊姿制清綺濬自才鋒了非依傍耗歲月於藩溷棄形骸於土木一篇之工萬事都廢三者揮斥世資惑溺上靈體撰宮殿則般輪集於鉛槧形狀歌舞則牙涓輳於毫素莫不炫等空花幻同海棗盛憲於以天其年命王勃於以絕其榮華以是三者瑕隙所構行路見尤輕華之譏里閭不齒至於紆青拖紫之彥剖符分竹之人愈相駭愕每加離異吾友梁溪劉子沛玄所謂文人才子者非耶年均終賈才踰崔蔡一門昆季

如震修膠丹敦白出蒼諸君莫不懷文抱質有漢太學五
劉之譽沛玄又温厚淳謹推誠結納與人涉物無間燥濕
是其人宜能作渭水之賦而轍轆不類於敬通賦零雨之
篇而幽憂不擬於正長也乃今客遊西泠者兩瀾月日與
二三布衣兄弟歌嘆辛苦鋪叙清婉錦台諸公深相玩羨
僕雖疎傲滋愧不如嗟乎沛玄抑僕所云文人才士三者
之爲累也人亦有言窮而後工劉生劉生今雖少失意非
終窮也然則以所爲工沛玄終當任之以所爲窮僕亦何
多讓焉

陶水修詩集序

雲間陶孝廉水修江表鄒枚吾丘也淹博絕麗搜剔風雅
尤工爲歌詩與余邂逅吳越間往返酬酢相驩若肺腑云
客遊日久諸名雋善詩者往往謬撫鄙人論次以行世一
日陶子酒酣顧謂僕曰古者大夫相見稱詩以見志吾子
評騭時彥核矣盍爲我言之維崧逡巡謝曰僕不敏罕所
知識其敢附於季子雖然子固余之嬰僑也庶幾一揚扆
焉夫詩六經之一也饗祖禰而和神人君子取其聲焉古
者采之井臼被之祝敵泗磬嶰竹銖黍靡差聲患其溢也
託之於情情患其格也諧之以器自漢魏以來器亡而聲
亡矣聲所以至今存者則猶賴夫小夫匹婦之情誼士端
人無忘諷誹流連遘會忠厚以生雖有陰陽不廢昆蟲之

鼓躍雖有君父不禁臣妾之思哀深其一違告我匪他豈
祇三事大夫責乎厠蔬屨而誦太平吾甚有冀焉矣吾與
子生於板蕩之後時命牴牾難以自靖服膺小雅養其中
和將不得爲文武豐鎬之民歟寧以王風終也陶子曰子
之立論斐然有裨鑽仰然他人之訾議者又有辭矣曰詩
尚犖卓而若輩之聲正以則詩尚性靈而若輩之聲倫以
要詩尚質樸而若輩之詩麗以博繁以悲子何以弭其喻
訛毋乃謂二子實應且憎維崧輾然粲曰是所以爲二
三子也今夫八音胚胎於黃鐘四氣渾淪乎太簇豈絲竹
調夫宮徵而革木謬夫伶倫乎然而清廟之中或列之堂
上或陳之堂下者則輕清重濁實其宜也異哉若輩之言
詩吾見其往而不返者此聲也又安望其如抗如墜累累
焉貫珠陶子聞之太息曰甚矣哉陳子之審音也王者之
迹熄而詩亡而後禍患作吾將以子說詩上之輔軒入之
土風庶幾道人采焉

葉九來詩集序

余兒時則已識鹿峯葛瑞五先生憶是年實爲庚辰余之
來鹿城也以張受先禮部故是年西銘太史初歿天下文
士知與不知爭集於婁余隨金沙周先生來則日與瑞五
暨呂石香柴集勲徐惠朗諸子游置酒樓船臨流作賦纓
組飛於前簫笳競於後曜靈旣匿繼以華燈城闈未開華
騶已駕當是之時忽然不自知其樂也無何邦國淪胥張
周兩先生相繼歿石香集勲惠朗亦零落畧盡余蓋再過
鹿城而瑞五亦已將老矣葉九來者集勲瑞五之高弟也
年少負盛才爲人礪礪善使氣目光閃閃若巖下電酒間
譚說聲如洪鐘余嘗於棘闈中漏下四鼓聞有呼於明遠
樓前者私語同舍生此必吾九來已而果然其礪礪善使

氣類如此鹿城三吳一都會也多鐘鳴鼎食家而葉氏爲
寇自其尊府君白泉先生者着年碩望掩映江左一門羣
從如喙初子吉兩君先後成進士子吉又以高第爲天子
侍從臣當是時也鹿城葉氏華要甲天下九來居平獨益
腕言曰大丈夫富貴吾所自有所不可知者年壽耳吾鳴
箏跼屣旦晚而遊於鳴珂狹斜間猶不失吾游閒公子態
也以故九來於里中頗多狂名然其自喜日益甚一日者
余與得仲古晉諸賢相遇於桃葉酒家九來適至余拍九
來肩而語曰九來九來宋大夫之玉釵羅袖天下莫不聞
矣淳于髡之羅襦薜澤臣心已最驩矣登牆而望者三年
於茲子豈無意乎會石衛尉家歌舞有屬意葉生者陳生
故爲此言挑之九來恐諸人聞餘語亟以他語亂之曰子

慎勿妄言且爲我序詩陳生歸遂述吾兩人交游本末并
及九來之生平作一序以報之雖然向者桃葉渡酒家所
言九來豈忘情哉

許漱石詩集序

余家陽羨距瀨陽不百里而近申酉之際江南大殺傷而桀黠奴之變作瀨陽潘姓者彭氏家人子也旦日大置酒會其屬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足矣天幸乃有今日則相與揭竿起困辱其主人白晝橫刀市上乘風縱火延燒數百餘家後省會悉發兵捕獲潘姓者磔之夷其家又數年余過瀨陽瀨之長老泣爲余言曰使許使君爲令時得再展一月此輩無噍類矣何至有今日許使君者諱某號漱石楚之漢陽人丁丑進士筮仕瀨陽令撲滅邑中大猾十數將次及潘氏子會使君去卒解後歷任數邑稍遷至廷評官其發奸摘伏皆此類庚子余讀書東臯邂逅許先生暇日從許先生遊先生被酒跌宕目光閃閃如巖下電醉

後拍張而舞鳴咽爲楚歌庭中栖鶻盡起星搖搖欲墮者
大於斗嗟乎許先生此豈酒人哉先生既蚤年擢高第意
氣爽豁盛欲有所顯白又時會輻輳功績爛然自謂且暮
可效於天下而王迹旣熄文武道衰京室不綱徃而中蹟
可慨也不得已託之於雅頌見之於謠歌命旨遙深譎文
主諫然其間函岐景毫之思每飯不忘也一篇之中三致
意焉蓋許先生彙所爲詩而目之爲詩意云憶余十四五
時學詩於雲間陳黃門先生於詩之情與聲十審其六七
矣今先生又告我以意我且將嘆望洋哉抑余聞之夫言
者心聲也聲成文謂之音故劉勰有言曰爲情造文要約
而寫旨爲文造情滛麗而煩濫然則維情與聲舍意則吾
將安做許先生之教猶之先師黃門之教也余讀先生詩

大抵風雨內激匏革外宣不陌不阡非路序性情則
條暢之辭少而危惑之感多論涉歷則誕放之旨繁而整
練之作寡一曲未終絃摧柱折夫人則孰無情乎均處沸
鼎之中同在折茗之上誼不存於撫掌事有甚於誓肌而
飲食筴言醜焉人面神仙酒色極意荒淫此非有異乎人
之意也夫意則不能以代爲之也許先生之詩先生之意
也許先生不盡寄之於詩而寄之於酒又寄之於任誕曼
歌亦先生之意也不寧惟是卽向者在瀨陽時鷹鷂疾惡
此與古株林巷伯之意豈有異哉會先生屬余爲先生詩
序若僕又何以序先生口不能言請對以臆則猶之乎先
生之意而已

許九日詩集序

余未與九日交則已讀九日詩詩皆清剛蕭瑟辛切傀俄
余雅相嘆慕以爲其源出於小雅及讀崇禎宮詞至六宮
盡道江南好無那君王不肯行則又爲悱惻數四雖古家
父巷伯何以異此戊戌秋余過婁上吳祭酒讌余於梅村
賓客攜集座中一人簡默而飛揚祭酒顧余言曰子亦識
其人乎此卽所謂許九日也余越席而揖因與定交去庚
子春余再過婁上思一晤許生或有謂余曰彼許生者高
陽酒徒耳且生平多博徒賣漿者流子慎勿過許生卽過
許生許生顧不在也余過許生許生果他出少頃許生從
東來揖余而入門不容旋馬與之語慨慷豁達絕有國士
風余聳然心異極知九日非常人也八月間秋深矣許生

陳生復相聚語於金陵兩人之來金陵非兩人志也且兩人之來金陵俱非以詩故然兩人遇則相與言詩卽來金陵仍言詩許生謂陳生曰今天下知兩人也則皆以詩哉然天下誰真知兩人者子曷爲我言之昔陳思王曰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耶今者不言臣雖恨於君亦無可如何也子曷爲我言之因示以詩且命之序陳生曰微子言余將一爲論之矧重以吾子命哉夫詩莫盛於今日亦莫衰於今日惟極盛所以爲極衰也數十年來陳黃門虎踞於前吳祭酒鷹揚於後詩學復興天下駸駸盛言詩矣然上者飾冠劍美車騎遨遊王侯間次者單門窮巷之子竊聲譽博酒食沈約江淹割裂幾盡甚者銅丁花合刺刺不休焉求其涵咏乎性情神繫乎治術纏綿婉篤鼓動飛潛何未

之概見也若吾子之詩則前者未與吾子交稔之審矣是奚所待今日言雖然陳生言之天下人聽之猶之乎以許生序許生也以許生序許生幾何不疑其鬻美也則且爲之奈何

方田伯詩序

皖桐方田伯密之先生長君也歲己卯余識先生於金陵先生與處士公稱莫逆交猶記一日者處士公他出先生過訪於金陵邸舍余兒時從屏間竊窺之猶昨日事也當是時秣陵全盛六館生徒皆一時名士密之先生衣紬縠飾騶騎鳴笳疊吹間雅甚都又以四郊多壘尤來大槍之寇薄於縱陽者歲輒以警告以故先生益慷慨習兵事堂下蓄怒馬桀黠奴之帶刀劍自衛者出入常數十百人俯仰顧盼甚豪也曾幾何時而先生則已僧服矣先生之爲僧於長干也崧常過竹關從先生游時田伯亦在關中崧再過竹關而先生念崧故人子必彊飯之飯皆粗糲半雜以糠粃蔬菜尤儉惡爲貧沙門所不堪者而先生坐噉自

若飯輒盡七八器迴思金陵時時移物換忽忽如隔世者
噫可感也先生既隱於僧田伯兄弟益作苦單衣短褐往
來燕楚吳越間燕楚吳越間人多憐之然田伯兄弟力學
益日甚庚子秋余與田伯別三年矣一日田伯以書屬黃
子俞邵曰不腆敝帚子其為我索陳子一言并致書陳子
索之者再陳子卒讀方子詩喟然嘆曰嗟乎方子以彼其
才使當漢武時吾丘繡枚何足道哉方氏既為皖桐望族
貂蟬簪組掩映天下而田伯祖父又皆豐功偉業光照竹
帛一旦陵谷變遷方氏一門為世所忌諱幾類怪物密之
先生又轉徙豫粵隱忍無窮時然其里中兒黃金橫帶者
又比比然也以方氏論即使能治田園生產如中人家田
伯之才已不可及况又能工文章殫思慮以自表見哉

恒歎古今人不相及今觀田伯何恨也方氏兄弟三人長
即田伯其詩已刻之俞邵選中今所為序者是次位伯為
人獨儻負大節精於天官姑布子家言生平不多為詩故
不及序其詩三曰素泊余最愛其才別有序

侯碩膚詩序

侯公子碩膚僑寓湖上居無何橐中數千金立湯蓋當事
故人卒無所緩急贈遺郊勞之禮缺如公子率未嘗邑邑
不自得猶嗷嗷自豪也蓋意氣不少落云陳生者東吳之
鄙人也亦游錢塘素與公子善且居又相近公子暇則過
陳生游因出其詩數十數卷音節涼直婉於盧劉也自言
世籍北平才性誕放家本尚主少時出入兩宮肺腑聯鞏
上一門之內丹朱其轂者數十人十一補博士弟子員十
六例襲執金吾聲勢烜奕擬漢之大長公主家數年以來
宮殿煨燼世事潰決自昔清河戚畹之宅富平小侯之家
莫不流離戎馬輾轉販掠而僕獨以患難餘生涉甌粵過
齊魯背親斃去墳墓幽憂遷播至今尚存然則予今日之

弄文墨戲翰籍非得已也嗚呼豈真非得已也公子言未
竟陳生起以一卮酒爲公子壽曰公子無多言公子本末
至今日而何敢言也且是又奚待言猶憶甲申乙酉間先
君以黨人獄株連鈞鉅幾不免皖城手公子暨尊甫先生
周旋推挽爲城門校尉之計者倍至當是時公子幾殆公
子縱不言僕豈須臾忘之耶公子雖失意然尊甫先生尚
宦粵公子又壯盛顧盼英偉雖暫隱約非長貧賤也僕不
幸罹於大痛新廢蓼莪邴根矩孤露之悲盛孝章永年之
歎追思時命何以久長流覽曩悰祇堪下涕灰釘可期榮
華遂絕公子尚以僕爲人哉思智危惑才術蕪穢發函伸
紙茫然若惛聊與公子述其辛苦已爾

李延公詩序

如臯李生延公經年不與賓客相見則以家難故居恒獨
好爲詩陳生再至如臯讀書巢民先生家而李生亦無家
久依其舅氏以故兩人朝夕得相見相見則必論詩顧李
生詩益工李生旣以名家子一旦門戶僨裂姓名爲當世
所諱不肯錄之齒牙間其尊甫先生又被繫石城情理危
迫宗族毀敗至欲求爲馬醫夏畦而不可得說者謂李生
誼不可以稱詩卽爲詩萬萬不能善說者旣爲此論而陳
生亦以爲窮民無告如李生將悲其思理替亂一不自振
拔而長爲無聞以歿世也乃不意其至此於是陳生仰天
擗腕而三太息曰夫天之窮李生一何甚哉顧天又安能
窮李生自皇室不綱金陵瓦解袁粲王琳之事義亦見於

天下矣生亦可不恨顧生雖蒙難旣非若隴西當日頽其
家聲而又志行矯然性情忠厚發爲詩賦皆凄然有君父
之思余悲李生之志竊幸其能自振拔而又自傷無力徒
嘉其志行不能稍與之爲力也陳生客歲來如臯常與李
生爲兄弟交生之尊人慢庵先生又最愛余今再來而慢
庵先生已不能卽相見僅時時與生周旋生母冒夫人巢
民先生姊也其視陳生不異於猶子也陳生何以得此哉
李生旣知陳生生之父若母又甚愛陳生念生之所遭甚
苦所爲詩近又甚工而比者陳生又將別也李生勉乎哉
河清難俟吾兩人聚散亦復不可知安得常常悲歌握手
如今日者乎伍胥啣怨而吹簫高漸離感恩而擊筑且可
而況乎歌詩乎哉歌而不工世謂李生不能歌歌而工世

又謂李生何暇歌也然則爲李生者不歌不可歌亦不可
李生李生其謂之何

石汀子詩序

石汀子姓奇人奇詩益奇其死亦甚奇石汀子姓咎名質字無疑江南宣城咎村人庚辰石汀館余家授余仲弟書是年余十六騃稚好弄間則從里兒爲意錢白打彈棊格五賭跳諸雜戲余雖未執贄師石汀石汀顧以師自負每見余戲數且罵至頭頸盡赤然余是時又已竊爲小詩石汀偶見之又大以爲工提余所爲詩笑歌去後五年爲甲申余粗涉世事益日夜發憤爲詩會與石汀一再相見石城互讀其所爲詩讀已哭旣笑曰已矣今世誰知我兩人者別去又數年石汀竟死其死也以詩故死於獄悲夫石汀生平頗兀莽與世率齟齬性又褊隘意所不合掉頭去喃喃罵不止終日搯擢腸胃佶曲聾牙作爲詩如健鶻擊

石汀子集卷一

三

惠正堂

石汀子集卷一

三

惠正堂

物而鷲鬼搏人也如項王戰戲下暗鳴叱咤金鐵皆鳴也
淒淒然又如羈人之寒起而寡婦之夜哭也其才如象犀
珠貝丹砂翠羽瑰竒班駁絕可貴重而天顧不甚愛惜之
乃使其流離不得志以死石汀又不自愛惜訾聲譏訕無
所避忌詩歌篇什漫漶牆壁間都不自收拾人復不甚愛
惜石汀死之日曾以詩託其友某人而某者庸妄人或則
以其詩投糞溷中於是石汀竟死石汀死而詩之存者僅
僅數十首嗟乎可惜也然而石汀傳矣石汀長身瘦軀結
喉面窄而微黔着短幘形如方屋巳丑正月石汀子詩獄
起在獄中挾史記一編日夜讀旁若無人者羣獄囚相顧
嚇曰囚何得讀書石汀怒且詈益疾讀不止俞綬云

張孺子詩序

黃岡杜叟子皇詩人也年老而貧僦居雞鳴埭下生平絕
未嘗輕許人獨深知張孺子孺子名圯授揚之如臯人家
亦赤貧常依其婦家以居葦門圭竇偃如也性喜潔喜茗
莛家無儋石客至輒爲設茗莛間喜飲酒酣耳熱鳴鳴不
得意則瞠目而視也或踞地而歌以故里中皆以爲狂生
杜叟獨以爲非狂生維崧之三至如臯也則三與孺子游
孺子三歌詩戊戌冬陳生初至如臯冒巢民先生謂曰此
間有張孺子者可不一識其人乎維崧喜亟從之游時陳
生初至如臯時如臯諸公爭交驩陳生陳生則喜爲狹斜
陸博諸戲諸公或心非陳生孺子與陳生則心好之晨夕
不相舍也醉則與陳生歌詩巳亥夏陳生再自如臯適江

南有海警陳生道梗不得歸益日與孺子歌孺子詩益感慨橫厲爲兵車鐵馬聲今集中所載七夕蟋蟀諸篇是也庚子秋陳生年三十六下第不能歸復佯狂而游於如臯焉陳生則愁病不復歌而孺子歌自若甚或披髮而歌於市中一市人盡驚蓋陳生三至如臯三與孺子游孺子三歌詩焉孺子詩沉鬱頓挫飛揚感動絕似杜陵五律尤多情至語如白頭父老悲來說舊又如羈人寒夜作萬里家書真摯不忍多讀絕句亦掩抑摧藏一語百思生平惟古詩不多作云嗟乎使余非冒先生何知有孺子孺子亦何知有余冒先生之知人能愛士可多得哉若杜叟之窮愁老病輾轉道途間其情深於孺子宜也余三年來所與孺子同游之人則曹文虎繡許山濤嗣隆顧仲光煒所游之

地則冒先生水繪庵城西章氏離垢園園傍第三家雛姬某某歌樓因撰孺子序附記之

徐唐山詩序

始余十四五稱詩里中里中先予而稱詩者數人徐君德
蜚其一也德蜚爲詩酷好杜陵而余時則腸肥腦滿著高
屐於市上作謝鎮西鸚鵡舞意蓋揚揚甚自得也後年稍
壯涉歷於世故者深於是始悔嚮之所爲詩而竊從徐君
游徐君亦雅善予與里中吳君傳星任君王谷朝夕爲詩
恨相知晚也驩甚唐山者德蜚弟也讀書好大畧於書無
所不窺所爲制舉藝出入守溪昆湖間應有司試有司屢
以第一人處之蓋江之南爲應舉藝者無不知有唐山云
然唐山固獨好爲詩唐山之言曰昔予之爲詩也里中父
老輒譙讓之其見仇者則大喜曰夫詩者因能貧人賤人
者也若人而詩吾知其長貧且賤矣及遇親厚者則又痛

惜之以故吾之爲詩也非惟不令人知也并不令婦知且日婦從門屏窺見余之側弁而哦若有類於爲詩也則詬厲隨焉甚且至於涕泣蓋舉平生之偃蹇不第幽憂愁苦而不免於饑寒而皆歸咎於詩之爲也日者國家罷制舉藝不用余因得以曼聲大叫而從事於詩也今而後莫予毒也已余聞之爲大笑不止居無何唐山出其前後所爲詩示余余見其浸淫風雅磅礴騷賦掉鞅於漢魏三唐諸名家余讀之歎息不置獨憶予與德蜚傳星王谷稱詩里中時德蜚傳星與余三人者皆髯也里中人以三髯呼之今徐吳墓皆宿草三髯者獨余在耳王谷又避跡離墨山中輒經歲不相見余之與唐山也唐山旣久僦居吳陵余亦客游東臯七八載反皆以輕去其鄉故乃得時相往來

嗟乎故鄉兄弟聚散離合之際可勝道哉因序唐山詩及之則又悄然而悲矣

蔣冷生詩序

李唐蓋丹陽多詩人如皇甫曾冉兄弟張籍權德輿冷朝陽許渾俱有聲中晚間其風土樸而秀練湖經山之界往往多典午時故蹟吾生平獨歎息昔人所輯丹陽集不傳丙申冬余來游其地始獲交蔣冷生清云冷生二十年者舊弱冠以舉子業掉鞅藝林諸先生翕然稱之既壯齒不遇娑娑鬪雞坊與諸小兒爲伍非其好也則益工爲詩其詩自乙酉以前余不及見論其見者卷軸浩繁不下數十種大約沉鬱蒼勁瀏脫頓挫上者子昂感遇杜甫夔州之作次亦王建張籍白居易一流義必有繫譎必有諫其纏綿諷諭之旨若斷若續若滅若沒於唱歎間嗟乎蔣子之性情可謂深矣生平急友難重然諾常以橐餽事往來舊

京請室間又冷生自言少時挽弓能至三石石騎駿馬逐
兔箭如饑鴟叫大澤中爲健兒第一今已棄去久矣語次
若有不自得者又余聞丹陽尚有畦修年思永賀公裳咸
能詩修年恨余未及數見僅道上一揖黃公則酒間談論
娓娓數四其所著載酒園詩話余所尤喜云

水繪園修禊詩序

水繪園修禊詩一卷共八人王阮亭士禎邵潛夫潛冒巢
民襄穀梁禾書青若丹書毛亦史師柱許山濤嗣隆陳其
年維崧詩則有五言古七言古五言律七言律五言絕七
言絕爲體有六共詩三十有八首集旣成陳生曰嗟乎夫
人哀樂之交乘而友朋聚散之難必也不亦大可感哉余
之居東臯蓋七八年於茲矣此七八年中每偕臯之數君
子以游於茲園然往往恨不克從王先生及余來揚州平
山紅橋之間明簾白舫欲與臯之數君子者游而又邈乎
其不可得也因竊太息以爲友朋聚會之樂如是其難卽
余比歲居東臯而冒先生者其家實不如平時始余至東
臯茲園也風月之晨烟雲之夕冒先生未嘗不至余未嘗

不從其後則歲或十數至矣又其後則四五至矣甚者或一二至噫何其難也今幸王先生既按部東臯而陳生從陽羨來毛生又從婁東至邵山人雖老且善病然尚健飯形容固未甚憊也東臯數君子雖晨風零雨飄散爲多而山濤穀梁青若尚竭蹶從冒先生後以觴詠於茲園也何其樂耶然是役也邵山人實年八十五且病恐不獲數相見而王先生又旦夕將及瓜則又爲之悄然以思酒二參王先生作而言曰夫哀樂之交乘而友朋聚散之難必也誠哉如子言矣使千秋萬載後知吾與汝今日之樂也使吾與汝因前日之難而益知今日之樂也其樂又何如乎而況於風日之清嘉禽鳥之歌舞與夫都人士女之嬉遊乎陳生曰唯唯何敢忘若肩先生之姑茶集藝而忘其憂

以樂其樂也與穀梁青若之服勞養志以博觀一日之樂則又大可紀者是集也葢歲乙巳之暮春三日云

全以難字樂字相激射生出文情文凡四段作兩層極唱歎之致 王阮亭



四弟子萬詩序

余弟生十三歲而孤十四歲而贅婿睢陽家貧苦不能讀
書然見諸兄輩爲詩又心竊好之間歲一相見弟輒出其
詩示余時露驚句今春余從許下來視弟得閱其近作數
十首氣格深穩卓卓欲度驊騮前余大喜稱善弟揖余言
曰弟不幸贅居婦家離諸兄僻遠自傷年少而孤未得一
日之優游挾書以學夫學詩者則如何余曰弟亦知騎乎
余少長東南性不善騎歲暮由汴梁抵雒陽則學乘馬乘
之一日惴惴焉躡蹠以驚瞿瞿焉抱鞍而駭且恐其二日
則怵怵焉猶若有未釋於中也至三日則施施焉揚揚焉
上下虎牢成臯諸絕坂盤旋縈繞曾不知身之附於鞍手
之麗於轡也騁銅駝失足墮馬頭目盡腫於是頓怯甚視

旁之騎且行者胆顛魄悸口呿舌橋而不敢下乃與向之
未嘗騎者無以異噫是曷故哉畏難而改一蹶而僨事也
吾弟今日其盤旋絕坂之日也他日者慎毋畏難而改一
蹶而僨事哉睢陽有仲衡恭士叔岱諸先生詩中之王良
造父也余且歸矣弟其試以此問之

小三吾倡和詩序

小三吾亭名也亭在鶴峙上做元次山結而小之也爲亭
爲峙皆水繪庵中之勝處也水繪庵者何如臯冒辟疆先
生之別業也戊戌十一月陳子自婁江挈舟訪先生先生
館於小三吾而日與賦詩飲酒焉小三吾倡和所由名也
小三吾倡和最多不一集陳子來則序陳子所倡和之詩
也先生常語予曰若亦知作庵者之意乎始吾與若先人
及貴池吳縣華亭桐城歷陽嘉善歸德萊陽豫章東粵諸
君子遊風節錚錚一時有太學黨人之目無何遘世亂諸
賢零落畧盡若先人之悲宿草者亦三年於茲矣始先大
夫奉先祖大夫而游於逸園及余奉先大夫而游於此庵
也雪月之夜燈火徹夜不絕酒人歌叱之聲與絲竹相錯

雜圓方櫛器并一切細碎之物不移而具如是者幾數十年今已矣余心悲焉思託此庵以終老焉又以母恭人年高未敢也吾生平於文章朋友寒藉此衣而饑藉此食焉吾阜人士其貧而嗜學瑰瑋英傑者可游也弱弟兒子輩粗知文筆可教也余姑息此而後終隱焉自吾子之來吾廬也城東之負郭田以甌脫石田告矣余不問也算牢盆者數十萬緡錢計無所出矣余不問也馬醫削漿卜算雜技黃冠浮屠之告貸者負余門而林立矣奴之肥者瘠而黠者愚矣余不問也日食飯不過一二器胸膈潰悶舊疾間作余亦不問也惟是一詩一文之當余意者若可以賤踰貴焉小加大焉貧易富而疎當親焉一往而深余亦不知意之何從也余聞是說也舉欬而三歎夫以冒先生之

篤於文章如此冒先生之篤於友朋如此冒先生之篤於文章篤於友朋而能捐棄一切置不問如此況以阜人士如孺子振兮仲光仁昭子硯兼生聖木貞木文虎諸君皆奇才卓犖掉鞅當世而又有無譽爰及年纔舞象而才且賢以為先生弟穀梁青若以為先生子遷于山濤延公舍銳以為先生之中表若甥臯雖遠非吾鄉然余所極難忘也余安能不客游於臯哉獨念當時先生與先君及貴池吳縣華亭桐城歷陽嘉善歸德萊陽豫章東粵諸先生游風節錚錚一時有太學黨人之目諸賢今零落畧盡先君子之棄崧也亦已踰三年今崧獨以故人子千里躡屩從小三吾倡和然則撫今思昔樂往哀來余又焉能已於悲也旁有吳中老教師為冒先生二三十年舊交鬚髮毵毵

白夜淡張燭目不闔如綫聞陳子言亦述其江淮間舊事
泣下不止坐客皆罷去

杜輟耕哭弟詩序

嘗讀樂府上留田行見其纏綿愷惻懇摯沉吟未嘗不臨
文浩歎莫能去懷及觀陳思王怨歌行寄興金縢寓言管
蔡又何其動人至是也甚矣友于同氣之際深矣哉自古
文人彌耽詞賦風騷一道踵事增華然而旨不外夫飛沉
義惟關於月露藝文載之君子無取焉無他越人關弓壯
士不爲之變色日中掉臂貞夫寧以之輸懷強笈者不歡
而假寐者恒覺也然則格神祇饗天祖感頑艷察貞滌舍
倫物吾誰與歸輟耕哭弟諸詩惻愴以植旨躡標以序哀
蒼渾深長往而多復鬱伊重複抑而又揚飛鳥聽而悲鳴
牧馬聞而仰秣嗟乎爲詩若此而善矣昔者樊於期一嘆
上客傷心雍門子三彈貴人流涕他如牧犢子之於夫婦

羊角哀之於友朋寺人孟子之念君王伯奇孝已之懷父母今觀杜子意豈異也夫讀于皇先生父子詩者謂之詩人可謂之情人又奚不可哉

王憐民北游草序

北游草一卷婁東王子憐民之所作也古者列國大夫行役必有詩其入人國也束羔載蕢而外尤必歌詩以見志今春秋所紀韓起叔向晏嬰季札諸人是也秦漢以來古詩失傳而班叔皮曹大家潘安仁諸人猶有北征西征諸賦蓋賦者古詩之流也今夫天下道里遼濶不知其幾何矣士之出游者其間水陸之所經南北之所限必有舟車跋涉之勞霜露風霰之苦波濤棧閣之危至於一介行李又必僦邸舍雇僕馬料費用非如輶軒上使所至有供億之繁驛館之盛也以故駢駢征夫勞苦倦執往往自言其傷者極多矧夫士之於役者不憚千里之遠犯險阻冒雨霧重趼而至固將見用於世也而或擯斥於有司使其瑣

尾流離爲鄉里小兒所笑自非上聖流連懟激而爲不平之鳴庸詎免乎而達者非之以爲窮達命也吾雖不遇矣而往來所見山水奇變雲霞燦麗與夫都邑城郭關梁宮闕一切瑰奇雄偉可喜之物猶足供俯仰資憑吊焉何至爲旅客之先眺乎而上者則又非之以爲吟頌風物留戀光景此特山林不得志無意於世者之所爲也吾雖不遇矣譬如象犀珠玉雖暫困塵壤而久必爲世所貴用是故於其所至也見漕艘之絡驛黃河之犇放凡有關於國計民生也尤必咨嗟而三歎焉至於戀所生恤同氣藹然有陟岵陟屺之思此則仁人君子之用心也則惲民北游之詩所爲作也惲民婁東太原里族爲太常烟客先生子周臣端士異公之弟虹友蒸儒之兄兄弟負十名皆與余善

和松庵稿序

嘗與友人說詩作詩有性情有境遇境遇者人所不能意計者也性情者天之莫可限量者也人爲之也宋子之性情深矣哉或曰宋子繫相國文康公胄子家世鼎盛自祖父以來爵位通顯仕於朝爲名公卿者不下數十人宋子又年少負異才結髮官禁近宿衛期門羽林軍又常從先皇帝射獵長楊五柞間視金安上張安世諸徹侯直第畜之今且通守黃州蘄黃爲古曹劉戰爭地宋子判牘暇則脫身走萬山中強弓劣馬一日殪五巨虎歸歸而置酒雪堂賓客在前簫笳在後酒酣樂作江水爲沸光黃間人稱說之往往鬚眉如磔蓋宋子生平境遇類如此發爲詩宜其激揚奮厲爲顧盼以自豪顧乃審音按部不極不窳

抑抑乎有以自下也惻惻焉恒若不自得也則何爲者也
余笑應之曰客但知境遇而不知性情夫宋子之詩宋子
之性情爲之也今夫宋子之闕閎固貴且盛矣然少受文
康公教束脩圭璧折節與賢豪長者爲雅游自顧無異諸
儒生諸儒生亦常以此多之宋子之抑抑乎自下也是宋
子不以富貴驕人也則宋子能守文康公之教也且夫睢
陽固擅都會之雄黃州尤極江山之勝乎而中原旣洊經
兵燹一時雪園諸子死亾畧盡無一人在者三楚被寇久
其受禍亦最深以余所聞劉同人梅惠連王在明曹石霞
諸前輩其人亦俱不可作矣獨一王子雲在耳又老諄不
省事宋子能無悲乎其惻惻焉不自得也悲天命而閔人
窮也宋子之志也吾故曰性情爲之也客若但言境遇則

余之境遇窮矣流離困頓瀕於危殆者數矣然而絲奮肉
飛輒不自禁猶能鋪揚盛麗形容聲色以奉卜夜之歡終
不自知其憊也夫以余之境遇猶能爲和樂之言又何惑
乎以宋子之境遇顧何工愀愴之調乎哉夫境遇之說不
足以限中材又何能以量賢智也客乃唯唯而退至宋子
前後詩則有栢鄉合肥太倉諸鉅公暨余友恭士甫草論
之詳矣余不具贅爲第言詩有境遇有性情其異同如此

筠廊偶筆序

筠廊偶筆若干則分上下二卷雪苑宋子牧仲所撰著事
皆幽奇瓌麗上補輜軒冊府所未備下亦可徵得失稽謠
俗焉語則適峭整潔不名一體大約在裴松之三國志注
酈道元水經注伯仲間非餘子能彷彿也維崧性嗜典籍
卽至叢言脞史往往有所津逮見夫虞初諾皋者流非算
博士卽鬼董狐耳旣骫骳不足道閒有裨於國家大掌故
如輟耕錄金陀粹編諸書則又腕力孱弱文采不足以發
之甚矣紀載之難也嚮惟秋浦吳次尾先生觚不觚錄議
論絕有根据近則汪鈍庵戶部說鈴叙述不苟點染復自
斐然吾目中所見說部僅此二種今又得牧仲是編相鼎
足矣嗟乎古今事理何常之有秦碑漢碣紀事編年考亭

涑水之褒譏夾溲貴與之蒼葭其所大書特書不一書者
自後人眎之以爲大非偶然之故也至於珠囊旣燼玉册
安在庸知不偶者之非偶而偶者之大爲不偶也哉今觀
宋子是書覈萬物之源流貫三才之同異稱名邇而寄意
遠是書也而詎偶然乎嗛爲偶筆其猶宋子之謙辭也夫

留都見聞錄序

余年八九歲祖父挈來金陵僦宅成賢街蓮花橋下後隨
先大人省試率三歲一至以爲常其最盛莫如己卯壬午
兩年己卯寓溧陽宋憲副鷗天別館是歲遂遊樓山夫子
門夫子則寓鄒滿子閣子崧寓鷲峯寺者壬午秋也甲申
秋先大人會遘鈎黨禍與夫子倉皇去金陵居一年夫子
慷慨仗節死先大人亦鑿坏墮戶足不至南中者十餘年
余嘗孑身獨遊旁皇冶城桃葉間欲問兒時巷陌往往迹
不得其處所云成賢街舊宅已轉徙數易主其他宋氏園
亭鄒氏閣子及鷲峯諸舊寓盡滅沒荒煙斷靄中恫惘至
不可問蓋人世滄桑而歲月之不足供把玩也遂如此庚
申夏子班聞史事來燕晤余以夫子是編發函伸紙頓還

舊觀蓋自癸酉迄今已閱四十餘年其間盛衰興替之故有不可勝言者展東京夢華之錄撫清明上河之圖白首門徒清江故國余能無愀然以感而悄然以悲者乎因題數語於後而歸之

和松庵筠廊偶筆兩序先兄爲宋牧仲先生作原稿所軼牧仲先生自濟南郵寄時文集劖劖已竣命工續刊附於一卷未矣已巳孟夏貴池吳子班訪予南平出示先兄畱都見聞錄一序畱都見聞錄乃樓山父執之遺稿也子班急命予錄入集中追思先兄文章隨手付人不畱稿者豈僅此二三作哉倘海內君子與先兄有縞紵好者搜葺寄我補登梨棗共成完璧余竊有厚望焉弟宗石書于南平公署之惠立堂時已巳四月十日

陳迦陵文集卷二

宜興陳維崧其年誤

山陰周金然廣庵

弟 維岳緯雲 參閱

吳江董 閻方南

宗石子萬

黃陂葉 封井叔

男履端

武進周清源雅楫

姪 伊 校

董文友文集序

嘗覽昭明太子文選及阮孝緒七畧諸書見其甄汰精英哀次該雅未嘗不嘆漢魏以來離亂愈多而文章乃大出也士今日蹂躪戎馬出入憂患所謂離亂者非歟而運丁建安罕仲宣灞岸之作時值湘東寡子山江南之製意者文章之說抑尤難之余友董子文友少負才名卓犖有奇

氣一日被酒跌蕩與余放懷述作之事滕席言曰咄咄陳
生子桓不云乎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顧文質異
軌正變殊塗總極陶冶未導窾部子其爲予言之陳生曰
唯唯僕不幸有犬馬疾雖然嘗聞之矣夫言者心之聲也
其心慷慨者其言必磊落而英多其心窳愛者其言必和
平而忠厚偏俠之人其言狷詻蕩之人其言靡誕逸之人
其言樂沉鬱之人其言哀要而論之性情之際微矣是以
先王采風輯俗用以驗士風考政治輯軒之美播於郊廟
話言之懌洽於友邦此文章之所由興也今者匹婦之致
未便經緯文人之長彌工雕縵質愿者風人之義或缺才
麗者太始之與已漓振興而揚厲之非得淹博閎瑋如子
者而誰董子謝不敏因出其生平所著古文詩歌數十萬

言見其賦鑠班馬詩宗曹謝記序馳騁徐庾碑銘上下滄
陸以及表啟策論令教辯說諸體靡不犁然畢備余讀未
卒業爲之太息夫文友聲名蔚起稱譽且滿天下獨與余
雅契最厚知之最深其爲人豪邁感慨不可一世然當其
卹交游急然諾輒復纏綿婉篤比於膠漆也又從其尊公
先生宦遊江湖上潯陽泛洞庭登仲宣樓尋昔人作賦處
江山雄秀士女明媚發爲撰述蓋吞若雲夢者十八九會
不芥蒂也近者歸自襄陽蓋與二三兄弟闡明藝苑切磨
經術間又悼同類之蕭朱慕昔年之廉藺當筵流涕對客
悲來余益知其繫心朋友縉懷倫物者矣又何怪其鋒刃
橫溢情思愷惻感動飛沉耶客曰是又工倚聲今夫美人
香草屬於君王比興閨襜奚妨染指彼夫以香奩西崑之

體目文友者是豈知吾文友者乎離亂之人聊寓意焉君子謂可以觀矣

蔣慎齋文集序

慎齋先生集若干卷凡序記書啟諸雜文若干首先先生由進士起家湖廣應山縣知縣奏最入掌禮垣出爲江西九江僉憲旣又爲瑞州府同知尋守黔之平越府集中文在黔所撰爲多維崧釐次竟作而歎曰美哉先生之文其謂之夏聲乎夫夏者大也 國家以文教涵濡中外旣已三十餘年意必有淳龐魁壘之臣吐辭爲經出言成論憂擊鏗鉤金舂玉應於以發揮天道經緯人事原本王教崇進民風乃求之天下卒未數數見也誠不意當吾世而得誦先生之文先生之文其先生之志也夫嘗見今之任宦者矣居官員赫赫名則間然提鉛槧揅不律從文士爭尺寸之譽以鳴尊奢亦常鈎棘脣吻劂鉢腸胃奮其猛鷲不難

與韓蘓諸大家相抹撥或詼以河渠鹽穀戶口隄塞天文地利諸要術輒頭面發赤噤斷不出一語一旦太宰除吏稍涉阻僻距鄉國僅尺有咫雖魯柝聞邠則猶之遷沅湘謫蒼梧也其視吾父老子弟猶之狙獾援覆之不可一朝居也賈生弔屈左徒之賦宗元與許京兆之書無不家長沙而人柳州也其志匿故其文僊其志誹故其文懟激而刺譏奚所當於誼夫匹士之藹惻者爲卽與寺人孟子漆室女之屬比量而絜志乎亦甚相庭楹矣先生官給諫言天下所不敢言言天下所不可不言所侃陳皆關家國諸大計至於出守九江之官貴竹坦然就道不以外僚散秩致其牢騷不以荒徼蠻方爲芥蒂朝則繪安上之圖夕則咏石壕之吏爲憚人告哀焉有誦黃蘆苦竹於江州司馬

之前者先生叱之何以詩酒恩乃公若夫銘鏹潭袁家渴標新領異窮高極深先生曰嘻落吾事矣凡先生之志如此故先生之文如其可傳也始先生爲諸生與余同舍讀書有年酒闌杯熱芒角槎牙俱浩然有以自命先生旣游歷華貴鴻筆之人爲國雲雨而余則濩落如故朝不坐燕不與廁身傭保作爲無聊賴之言以自娛先生不鄙我而顧哀我焉蓋哀余志也若先生之志皎然不欺其文章與唐陸贄宋真德秀相伯仲則夫人知之矣先生文堅光毅響絕去今人柔聲媚色嶄然有以垂後易曰修辭以立其誠書曰敷奏以言詩曰辭之輯矣民之懌矣余於先生之文亦云

朱幼安集序

梁溪有砥行好修之士曰朱生幼安余往來九龍二泉間四十年所見賢豪長者非一輩顧絕未知有生卽客亦無爲余言生者客歲予方爲今詞選鄒生吳菴投我友人詞卷余疾讀一過見其排奐撞激有溪瓜出目作其鱗之而意中間時雜數行幽澁處如枯枝冒風欲墮而不得墮也又如驚湍崩瀉怒流砰礮或爲巉巖嵯岬所束縛旁穿石竇而不獲自遂也余時大異之顧語鄒生定爲誰作生言此武貞友朱生所爲因歷言其爲人狷介逋峭深沉刻苦刊落一切姘耍突梯諸俗習與人交落落穆穆絕不學邑中徵逐子所爲以故人莫知生生亦不求人知生平著迷等身凡夫山經地誌鳥篆龍文汲冢之叢殘琅函之隱怪

靡不穿穴其中而縱橫以出之先生試一見生其不以某
爲阿所好乎余聞之懍然則始知梁溪有朱生矣今年夏
余又來梁溪朱生過邸舍謁予與之言書卷之氣軒然露
眉目間出其古文詩歌示予蒼茫雄渾自闢蹊徑余於是
益歎鄒生爲知人而余昨歲以詞人目生爲未足盡生也
古賢人才士之著名氏者兩幼安一漢管寧一宋辛棄疾
管寧爲東京高士繩床皂帽其品行甚高生之爲人庶幾
近之若其發爲歌詞豪頓感激擬之稼軒復何多讓千古
兩幼安生一人兼之生其尚勉乎哉俗士所稱許何足以
盡人材生姑洗洋恣肆以自力千古焉其視天地百物之
情態俱於我何所增加矧區區流俗之毀譽乎哉余懼其
自傷不遇或頽蕩而無俚頓也爲歌猛虎行以壯之而又

復引滿以自豪且罰余嚮者之未嘗知生也

王西樵先生聞卮語序

甲辰春三月吏部王先生以蜚語下羈所越數月事大白先生南浮江淮出其詩若干篇詞若干篇令維崧讀之詞則所謂炊聞卮語者是也或問維崧曰甲辰三月之事王先生可謂窮矣卽有曠達者於此亦宜無聊佗條不平有動於中先生顧日坐請室與賓客爲隱語瘦語俳語孟浪語且又日爲詞詞又甚工何歟維崧曰王先生之窮王先生之詞之所由工也客曰吾子之遭遇可謂窮矣然自揣吾子之詞與王先生之詞孰工維崧蹙然曰維崧之詞何敢比夫王先生卽維崧之窮何敢與王先生比大約維崧之所謂窮者不過旦夕不得志及棄墳墓去妻子以餬口四方耳未嘗對獄吏則頭搶地也負其薄藝以與賢豪長

者游則北里西曲之靚麗輒時時微逐其間哀絳豪竹之音又未嘗三日而不聞於耳也少年生在甲族中外悉彊盛小樓前後捉迷藏及黃昏微雨畫簾垂諸景狀徃徃有之今雖遲暮矣然而夢回酒醒崇讓宅中光延坊底二十年舊事耿耿於心庶幾不死而猶一遇也以故前者之泡影未能盡忘過此之妄想亦未能中斷百端萬緒皆皆茫茫如幽泉之觸危石嗚咽而不能自遂也如風絮之散漫於天地間簾茵糞溷之隨其所遇也蓋維崧者愁矣而未窮故維崧之詞將老而愈不能工若甲辰三月王先生之窮則何如拘攣困苦於園扉間前後際俱斷彼思前日之事與後日之事俱如乞兒過朱門意所不期魂夢都絕蓋已視此身兀然若枯木而塊然類異物矣故其所遇最窮

而爲詞愈工客曰善窮愁而後工攢者不信乃今知之雖然必愁矣而後工必愁且窮矣而後益工然則詞顧不易工工詞亦不易哉

蝶庵詞序

蝶庵者史子雲臣讀書處也庵外爲庭三楹由庭而左達之爲偃室又縱之則庵在焉史子蓋鉏牆隅隙地而構之者也庵不十笏明窗交網綺疏欄楯備中列烏皮几一竹榻一茗椀爐薰酒槍手鈔花間暨唐宋人詩詞雜置几上榻則笙阮箏琶間設焉以俟能者庵之外亦不十笏甃石爲砌蒔牡丹數本史子居之栩栩然適也性不善飲又不能輟飲飲少輒醉醉則都無省記惟喜作小詞常謂余曰今天下詞亦極盛矣然其所爲盛正吾所謂衰也家溫韋而戶周秦抑亦金荃蘭畹之大憂也夫作者非有國風美人離騷香草之志意以優柔而涵濡之則其入也不微而其出也不厚人或者以淫褻之音亂之以佻巧之習沿之

非俚則誣故吾之爲此也悄乎其有爲也泊乎其無營也儼乎其若思矜乎其若謀也久之而若釋矣如風水之相遭焉淪漣渙淅而成文也如街衢婦孺之歌哭焉纏綿滌盪而成聲也蓋余之爲詞也如是焉止矣及觀吾子之詞湫乎血乎非阡非陌乎何其似兩山之束峭壑窘蠢阨塞數起而莫知所自拔乎抑衆水之赴夔門乎漩渦湍激或蹙之而轉輪或磯之而濺沫乎譬之子子學莊余學屈焉譬之詩子師杜余師李焉雖然毋論當世卽千百載而言惠施者莫余與子若也蓋史子之言如此余因反覆其蝶庵詞一卷沉吟掩抑定爲必傳又寧獨余言以爲必傳卽子亦當自知之也抑吾兩人論交三十年矣嚮者腦滿腸肥年盛氣得俯仰顧盼亦思有所建立乃者日月愈邁老

與賤俱顧猶不自持流浪於旗亭酒壚間屢屢挾紅牙檀板爲北里梨園長價沉思疇昔知益不足道矣會客撫邑中故事談次偶及一先輩鉅公客曰此公人品頗足傳恨其生平曾作詞曲耳余與雲臣聞之皆大笑

青堂詞序

甲寅春余友史子遠公疾將革呼余榻前手一編謂余曰
此予年來所爲詞余歿後子幸爲我釐訂焉毋使其無聞
於人也語嗚咽絕沉痛可悲余淚淫淫承睫下不忍應然
心則已私諾之始余與遠公同里閭然遠公宦遊久余亦
東西南北覓衣食間歲歸率踣閭門一語耳固未嘗相知
深相知深則自壬子冬遠公魏塘歸始是時遠公新與顧
庵曹先生以填詞相倡和余適與雲臣竹逸諸子亦爲詞
里門遠公甫抵家亟走覓余輩談詞淋漓恣肆累晝夜不
止一日酒半遠公奮髯抵几呼予言曰余詞成其命名青
堂乎夫青堂花之蠲忿者也余不幸生數歲而孤故居蕩
析兄弟鮮所倚伶俜傳寄居旁郡縣姑家雖常舉於鄉

浮沉學舍爲生徒師非其志也戊戌之役闡中已擬元主
司以引嫌故卒抑置副車第一人居京師困不自駢爲人
畫花卉禽蟲山水竹石或作徑寸劈窠書十指厥塚謀摺
拾自給墨痕粉跡輒漫漶僧寮酒壁間其所爲書間一邀
先皇帝容賞問其姓名借侍臣默不敢應也時或諸王帝
胄設九賓筵以召之不肯遽至至則解衣脫帽叫譟無人
臣禮而王顧愈重之所賞賚書畫狗馬無算然卒無所遇
也間輒飲酒而悲一日大醉齧案上椀碟大小數十器幾
盡穿齧齧齒裂痕侵入顴頰間流血被面坐以此得狂名
今刮磨久故態禁不復作矣然不平侘傺之色顧未嘗忘
也酒旗歌板吾若將終吾身焉樂天知命而不憂余其以
詞爲萱蕪焉可乎余聞而悲之常與余輕舟委浪上下龍

池善權兩山其間湫洞窮異峰嶸嶺巖巖破塊龍虎跡
半人惴懾不敢登遠公則短衣杖策登頓若飛謹呶狂笑
聲砰鉤崖谷間栖烏傑傑率驚起又余輩竊從北里諸倡
游初不令遠公知遠公輒拊掌排闥至罵公等非長者乃
以予爲不足與游也則相與敖弄爲小詞詞故多多又極
工居無何余苦滯下遠公數視余寢舍時買蓮芡薏苡饋
予少間又市鮭菜啖予慰勞如家人乃余瀕死不死而反
哭吾友也悲夫遠公疾僅後予一月其疾也亦患滯下又
余兩人相驩俱以詞故予於遠公沒哭失聲讀其詞益重
傷予心也遠公有丈夫子二皆秀嶷能讀父書夫人子之
思其嗜也於吾親玩好諸物象犀珠玉之類極細碎不足
道猶必摩娑而度置之不敢忘况詞之爲物流連唱歎其

魂魄猶應戀此乎評竟遂覓其子歸之

任植齋詞序

憶在庚寅辛卯間與常州鄒董游也文酒之暇河傾月落
杯闌燭暗兩君則起而爲小詞方是時天下填詞家尚少
而兩君獨矻矻爲之放筆不休狼籍旗亭北里間其在吾
邑中相與爲倡和則植齋及余耳顧余當日妄意詞之工
者不過獲數致語足矣毋事爲深湛之思也乃余嚮所爲詞
詞今覆讀之輒頭頸發赤大悔恨不止而植齋舊所爲詞
則已大工今集中所載十索諸詞寄衣漢宮春詞暨酒闌
題壁念奴嬌詞阮亭所謂杜紫薇後身者是也植齋秀拔
警悟自爲兒時卽有顏子之目迨後學益練識益老才氣
益噴薄而經竒賦序箴銘書記傳贊諸體出入班馬韓蘇
間詩則沉博絕麗擬議變化沿漢魏以訖三唐宋元明以

來無論也填詞顧矜慎不多作已足傳吾植齋矣噫自吾與子學爲填詞其歲月也不爲不多矣庚寅辛卯迄於今閱二十餘年矣此二十餘年以來人事日非江河漸下昔之文酒高譙尚能之乎蓋同郡之內百里之間平時交好有屢歲不相見者矣文友旣亡程村旋沒夜深月黑經過舊游覓當日旗亭北里老伶工亦寂寂無一二人者在展植齋與鄒董倡和諸詞殘煤敗楮乎猶見疇昔之練裙檀板也蛛絲蠹跡乎恍遇往者之酒痕墨汁也余能無悄然而三嘆也耶然則斯詞也以爲金荃之麗句也抑亦夢華之別錄也已若其詩古文全集則諸先生序之也詳故不多贅

詞選序

客或見今才士所作文間類徐庾儷體輒曰此齊梁小兒語耳擲不視是說也予大怪之又見世之作詩者輒薄詞不爲曰爲輒致損詩格或強之頭目盡赤是說也則又大怪夫客又何知客亦未知開府哀江南一賦僕射在河北諸書奴僕莊騷出入左國卽前此史遷班椽諸史書未見禮先一飯而東坡稼軒諸長調又駸駸乎如杜甫之歌行與西京之樂府也蓋天之生才不盡文章之體格亦不盡上下古今如劉勰阮孝緒以暨馬貴與鄭夾漈諸家所臚載文體厯部族其大畧耳至所以爲文不在此間鴻文鉅軸固與造化相關下而譎語危言亦以精深自命要之穴幽出險以厲其思海涵地負以博其氣窮神知化以觀其

變竭才渺慮以會其通爲經爲史曰詩曰詞閉門造車諒無異轍也今之不屑爲詞者固亡論其學爲詞者又復極意花間學步蘭畹矜香弱爲當家以清真爲本色神瞽審聲斥爲鄭衛甚或變弄俚詞閨襜冶習音如濕鼓色若死灰此則嘲詼隱庾恐爲詞曲之濫觴所慮杜夔左驥將爲師涓所不道輾轉流失長此安窮勝國詞流卽伯溫用修元美徵仲諸家未離斯弊餘可識矣余與里中兩吳子潘子戚焉用爲是選嗟乎鴻都價賤甲帳書亡空讀西晉之陽秋莫問蕭梁之文武文章流極巧曆難推卽如詞之一道而餘分閨位所在成編義例允將闕如不作僅效漆園馬非馬之談遑恤宣尼觚不觚之嘆非徒文事患在人心然則余與兩吳子潘子僅僅選詞云爾乎選詞所以存詞

其卽所以存經存史也夫

周文夏稿序

余友周子文夏給假省親南還暇日挈余同游樵李會賈人請其臨塲新藝行世文夏屬余點定集既成且屬余序余曰今子之文天下莫不聞又何所事余言者雖然念自總角定交以來晦明風雨歡同骨肉又少小共里閨齒長於余六七歲兄不棄而以弟畜余相知之深誠無有過於余者余何可以無言夫文夏天性忠孝人也今文夏乘高車駟馬而游乎里中衣錦還故鄉文章英麗聲譽爛然擬於嚴助司馬相如之徒此天下所知也文夏自二三年以前生於逸樂而不離憂患長於富貴而不殊貧賤此天下所未知而亦族黨親懿所未深知也顧余獨知之猶憶辛巳年文夏尊人大司空以忤權相故被逮當是時妖異疊

見意旨叵測文夏以司空幼子年僅弱冠耳慷慨請從別
妻子處分後事司空公一日寃卽一日不生還耳於是冒
風濤渡長江則幾死山東河北大饑道路人相食則幾死
東平東阿間賊帥蠡起谿谷磽确白晝旌旗出沒鼓角之
聲相聞文夏則乘一騾夜雜於王將軍之隊以行夜倉卒
步騎猝發人馬蹂踐騎駭而逸墮身萬馬中屬有天幸得
免而無何王將軍者悍將也不肯行則發七十騎衛以行
日將出見一騎繡旗飛鞚而至僞爲王將軍兵符欲公子
合兵符公子歸而因以刦公子也文夏則以計給之遂脫
抵京師晝則青衣徒步數十里遍謁長安諸貴人白司空
公寃夜則橐餽入請室從司空公卧耳居無何司空公卒
免嗟乎可不謂難哉又數年爲乙酉江南遍地揭竿起干

里無人烟又宜興濱於太湖魚鹽惡少年數百人相聚澤
中爲羣盜一日文夏捺輕舟避地村落間道遇羣盜數百
人刦之文夏曰若輩之意云何曰吾輩誠無他欲公子留
此耳且固曰望公子來也文夏曰諾則以計給其盜長數
人盡縱其所掠婦女輜重以歸徐與羣盜曰若欲留我甚
善若固能從我乎衆皆曰諾文夏曰吾有老父在欲一歸
卽來耳衆又皆曰諾文夏遂逸去文夏去而轉徙流亡家
業資產亦畧盡又數年邑令某某者尚謂文夏世家子是
其家不貧思中之則以蜚語羅之法鈎連備至文夏家業
又去三之二文夏彌鬱鬱不自得久之謂余曰吾親老矣
不幸而又罹蜂螫吾安能長老牖下從子游乎雖然疇昔
之言則固在也遂行益文夏爲人天性忠孝而數年以來

患難貧賤又如此文夏既已貴而余者家居田獵久又橫
遭世口語作客吳越間文夏念故人攜之廣柳車所以慰
勞周旋者如同姓然則非生於逸樂而不離憂患長於
富貴而不殊貧賤者安能殷殷於布衣昆弟之歡若此也
若夫文夏之文則天下所共知也

路進士詩經稿序

客問於陳子曰詩何以列於經也陳子曰先王之設詩也
將以宣美教化扶進治術倡導性情疏解鬱閎是以忠孝
之旨溫厚之思莫尚於詩也詩之爲體始於風夫風者起
於閭閻井曰之間匹夫匹婦男女勞苦之際馴之被乎謠
俗達乎郊廟感君父而致鬼神蓋其義如風然披拂肢體
流暢心志舒徐浸灌而莫知所從來故謂之風也由是而
爲雅頌無不沿於風故曰詩之體始於風也若夫詩有興
有比有賦夫人之爲詩也正言之不如其反言之莊言之
不如其寓言之緣事感物伉直懟激以言之不如觸事善
變流連擬似以言之今試瀏覽三百篇出乎賦者什之三
出乎比者什之二出乎興者什之五則又謂比賦始於興

焉亦可也客曰吾子之言詩詳矣意所爲詩必能審音按律諧曲赴節如漢魏以來曹劉沈謝諸家而後可今之爲詩者流治一先生家言屈首比偶湛溺帖括習章句而掇世資豈與古之言詩有當歟子豈更有說歟陳子曰固矣哉客之說詩也今之詩猶古之詩也今之揣摩帖俾而爲詩猶古之吟謠趨艷而爲詩也聞之諸先生儒者治一經則思獲一經之用然則詩之列於學宮也非僅爲摹繪牽綴淹麗與博遂足以成名也務使詞必稱意格必稱理舉凡悲歡愉戚幽離蕩往之境與夫鳥獸草木詭竒變譎之狀一切澤之以正大而規之以和平天子採其聲可以定樂君子聞其音可以觀化孰謂今之制義非延涓之能事藝曠之極致歟客曰然則今之世治詩者多矣能爲詩者

幾何人陳子曰夫弘正慶曆諸先正尚矣遠者更僕不勝數近則雲間陳黃門先生詩藝衣被天下爲制舉之神臯毛鄭之宗匠乃其教又徃徃而絕也吾里中有路枚元進士其爲詩藝也窮研盡態尋變入神屬詞比事引商刻徵當其棲氣於毫芒之表斂才於抄忽之端藻不役采練不損格雋不累道玄不墮理故其爲十五國風也貞淫奢儉如葭灰之應律也其爲雅也抑何其禱而非夸誹而不怨乎其爲三頌也穆乎有明堂清廟之象焉賤乎有祖功宗德之遺焉先是枚元爲諸生其於詩童而習之殫精而治之及舉於鄉上計吏車猶寒暑伊唔晝夜繕寫丹鉛筆札經營慘淡無異於爲諸生時蓋又三閱歲而成進士枚元之爲詩文庶猶古之詩乎若予也少不如人幼而輕世每

玩情於技藝間溺慮於清狂驅筆所之徒成雕繪及其壯也摩娑五陵之隊馳逐三河之場一應制科主司不言其工卽予亦自憎其非工也者倘所謂天焉非耶客唯唯而退時進士伯兄吏部先生方與予爲詩賦之交而進士梓其詩藝亦屬予讐校其篇首當有序遂書與客問答者以序之

陳石書姜子嘉制藝合刻序

士不幸具班張崔蔡之才屈首陋巷隱約無窮時而求以有聞於世也實難甚者輒輟日久思智亦詘才慮荒謝榮華邈然昔人云窮愁之言易工窮愁而言工吾以爲窮愁猶未甚耳洵窮愁奚能工也以吾觀友人石書陳氏子嘉姜氏不然石書瑰偉英博文章高曠卓犖天矯傑然以古作者自命爲當世所推服者二十餘年念生平一二故人皆已掇高第位通顯朱丹其轂輿從甚都而石書以諸生濩落如故不得已而羈遲困頓於逆旅間然石書與予酒酣嘆喟作蔡澤涼亢語謂富貴吾所自有也窺其意不恨子嘉與石書同舍十餘年生平溫厚淳謹才鋒內斂天下一切可驚可喜幽離駭愕鳥獸草木神鬼誕譎之變幻舉

無所動其中發爲文章窮然而深爽然而秀按部就族若
輪般之蒼其指端而不敢少溢於尺幅也誠有當世所不
可及者余病矣年齒壯盛憂患糾纏鮮民之生禽喙苟活
猶不自愧悔而腆涎脂韋於當世三尺童子皆羞稱之然
則所云窮愁益甚而言亦不工莫有如陳生者富貴則顧
盼英竅貧賤則顏色闌茸是惟達人爲能感慨以自奮耳
行名淪沮一不如人而搦管序二子文二子其謂我何

陳迦陵文集卷三

宜興陳維崧其年誤

章丘曹貞吉實庵

商丘宋 華牧仲

武陵胡獻徵存人

宣城梅 庚耦長

吳子班讀史漫衡序

貴池吳孟堅誤讀史漫衡一卷凡若干則屬其友陳維崧
序孟堅者維崧之師樓山先生嗣君也維崧讀未竟伏而
嘆曰嗟乎余今日而益泫然於余師之旣歿也余師以狗
節死天下莫不知獨是文章之感生平知己之深見子漫
衡一書而不覺其有概於中者余今日而益泫然於余師

維岳緯雲

第 宗石子萬 叅閱

男履端

姪 洵 校

之既歿也憶歲戊寅從余師游余纔年十四耳記一日者余以制舉藝呈先生題爲葉公語孔子及太師華適齊邦君之妻諸全章先生喜掀髯抵几立飲盡一斗曰子異日良史材也出其文徧贊諸坐客復以陳生文贊之鄒臣虎先生於是陳生名一日而滿大江南北又一日者師見余假道於虞以伐虢文則又益狂喜曰此弦高之智也而乃得之十數齡童子奇哉又一日者余作霍光論責光以不早選保傅輔助昌邑王至廢立大事徒決於田延年無古大臣體先生喜則益大奇之蓋先生平日於書無所不窺而尤精熟於史其教維嶷也亦必令其精熟於史今先生歿二十年矣愧余將老而無成矜伶俜篋中僅僅保守樓山堂集數卷每讀集中論史諸作時而悲歌起舞勞苦

無人時而作爲變徵聲泣數行下蓋既傷余之老而無成又傷余縱旦暮不死有所纂述亦無知己如先生者咨嗟擊節共相揚扆也已茲讀吾子漫衡一書蒼而勁覈而不阿又且始於鴻濛終於文信國立志曠然不苟何其似余師也嗟乎余是以不得不益滋然於余師之既歿也昔洙泗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而築室於塲獨一端木子屈大夫弟子知名者宋玉而外尚有景差唐勒而招魂九辨惟章華賦之極哀何者師友之誼人之所同也文章之感生平知己之淡則又極不能忘也惜也余將老矣若夫琢磨砥礪以卒談遷彪固之業此則子之責也夫此則子之責也夫是爲序

錢礎日史論序

梁谿錢子礎日作史論數萬言集成客問陳子曰固矣哉
錢子之論史也今夫留意世事術家所忌恣言成敗滋人
口實以故疎誕如公等或飲酒昏其機穎或戲弄銷其思
智神器曼放符於自然錢子奚不憚煩耶奚意念之深也
陳子笑不答客退適錢子書來屬余序余曰微錢子余固
將言之向者與客言彼乃以我爲非人也夫人各有能有
不能陳子與錢子生同世居同郡相善也又同遇世難陳
子結髮慕晉時阮籍溫嶠之爲人行不問清濁肆志而已
父老憐之以爲清狂當世謂之以爲朽物如客所云飲酒
戲弄時時有之不以爲病也錢子則砥礪廉隅修飾儀羽
其所言必爲學士大夫所模楷其於古今人品之邪正學

術之是非未嘗有銖兩之差秋毫之刺謬也鏡真偽考成
敗如奕秋之於奕黍豆之於御魏文帝之於彈碁也是故
錢子與陳子兩人之行不同然兩人相得愈歡甚錢子風
義峻激意氣狷潔謝眺罹岸獄之悲鞏虞丁饑寒之患陳
子不以為非陳子混跡傭保埋名雜作南山種豆作歌寓
不平之色東海牧豕擔書廁穢賤之行錢子亦深以為是
非錢子不能為史論非陳子不能為錢子論序也蓋先是
貴池吳先生太倉張先生俱有史論云吳先生意氣雄偉
倜儻非常所著樓山堂史論高文老識成一家言有極筆
之歎矣張先生并包墳索淹貫竹素家君嘗與崧言間過
婁東謁太史見其輜駢雲集落紙如飛應對灑流侍史脫
脫魏信陵賓客三千朱齡石書函七十絕嘆為神人也今

錢子上下數千年翩翩足樂豈非兩先生後勁哉余因述
兩人之行不同而志則一并及貴池太倉兩先生之論史
者以為錢子序若夫著論風指陳子不欲言也陳子者飲
酒戲弄之人耳論史深心自有相發明者又何藉於此等
人矣相發明者何黃子漢臣張子燕孫是也

毛馳黃韻學通指序

錢塘先舒毛氏撰韻學通指一卷彙說古今聲韻之沿革
通關既取柴氏紹炳沈氏謙與所誤諸韻而蒼撮之先是
先舒有與紹炳論詩諸書又有與蕪湖蕭氏雲從論杜律
一書維崧瀏覽終卷見其撫拾詳核根據輿洽發函伸紙
作而嘆曰王迹閔缺雅頌失次聲律一通曠焉莫講今者
毛氏審音按節窮神入微析離合於毫芒辨陰陽於抄忽
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何以臻此或問於維崧曰夫毛氏
鈞貫揆索僕既聞命矣抑亦一藝之末無大裨益賢於博
奕而大異壯夫足下固稱述之不置何歟維崧曰若者所
謂囿疏屬之拘而不足與極天人之數滯徽纒之內而棄
窅渺於不察也先王繫心奢儉寄懷謠俗於是令輜軒采

風雖細民匹婦之思致亦或自效於井臼之側擊轅之歌
應風雅焉當是時民風愿樸雕朽不作抗喉曳尾鮮所繩
墨粵自六季以降暨於金元詩歌則有沈約孫愐二韻詞
曲則有周德清韻新聲代啟韻亦因之以及宋吳才老棧
明楊用修慎稍能通古咸有綴輯韻學彬彬備已若使擬
贈婦述祖之篇而必押家爲姑作吳趨越艷之體而乃激
些成亂染指花間而預爲車遮勸進耽情南曲而仍爲關
鄭殘客無論實大雅之罪人抑亦是閨襜之別錄也客何
昧昧焉而不之考歟客曰然則韻之所繫固若是歟維崧
曰寧第此也夫靡顏膩理或致悼於重局有能爲縈絃之
思者則隔垣若覲焉貞臣誼士或蘊誠於帝閭有能爲撫
箏之悲者則讒疑遂漁焉甚者周鼎以之驗其穢差皇極

以之生其纖數游魚牧馬感極於飛沉白鶴玄雲氣通於
上下奈何訾同蠟屐棄如秋蒂耶維崧以是溺於毛氏形
之喟歎也或曰子少而漁獵樂府採葺騷賦又嘗縱情伶
伎託術彈擲若是於韻學一途宜習之者稔矣毛氏之說
果無魚豕歟抑子駭東門之鍾鼓而畧無送難也維崧曰
毛氏一書於撮唇抵齶之間閉口鼻音之際收聲轉換點
呬反叶無不殫其精微靡愆銖黍僕鑽仰不暇奚所發明
乎僕善病作詩苦於才盡作詞苦於情長吮筆嚙毫罔焉
若失聊書韻學之大指如此

皇士卧遊記序

代家大人

昔尚平有志爲五嶽之遊而以爲必俟婚嫁畢然後了此夫脫畧世緣而後問途霞表抗跡靈區吾恐五嶽之笑人久矣吾宗皇士少好遊則從先文莊公爲貴游長益好遊則奉祀臨安拜官罔伯爲壯游年來志愈竒意氣愈孤憤所遇一切輾轉不平之事愈多而其慕爲雅遊也顧愈甚然邇者北風南枝動成間遯吳山越水便作睽違不得已而托諸卧遊則皇士之遊不屢變而彌上者乎天下大矣其間衡嶽之烟霞沅湘之波濤石屋禹穴之蟠鬱終南太乙之沉雄九江彭蠡孟瀦三峽之洶湧而澎湃也誠何能一日忘於胸中哉僕老矣五十之年行已過之追思舊遊邈不可得卽欲近而問桃葉之燈火訪錢塘之士女而

經年戎馬曠若山河間歲幽憂都爲秦楚又况燕齊險阻
之邦滇棘遼遠之俗又何里哉沈炯思鄉獨下通天之淚
鍾儀思土能爲軍府之搵僕與皇士同付之一夢而已

金陵遊記序

憶余八九歲時家鷄鳴埭下時先少保尚在猶記一日從
板輿後遍訪棲霞牛首靈谷諸勝時滇南楊龍友讀書攝
山寺衣冠舉止髣髴晉人至今思之猶歷歷若夢中事已
卯余年十五寓白塔巷宋園壬午年十八寓鷲峯寺俱隨
處士公一時名士如密之舒章朝宗人各踞一水榭每當
斜陽鬢鬢青簾白舫絡驛轂紋明鏡間日以爲常然是時
先少保沒已數年鷄鳴埭下宅已轉徙他氏矣後余頻過
秣陵而風景頓殊人琴都異疇昔板橋鳴珂諸巷荒烟蔓
草零落不堪中年蕭槭亦欲拂紈展素一序舊游而傷於
哀樂輒嗚咽中止今觀阮亭先生諸記明窈而屑瑟青溪
三十六曲曲俱在筆端嗟乎先生殆移我情矣秋日過

廣陵先生出此索余跋掩抑摧藏泫然書此

歷陽遺音序

歷陽遺音者和州戴本孝所集也和州蓋古歷陽郡云書成屬其友宜興陳維崧爲序維崧曰子之撰是書也何爲哉戴子曰夫古之君子於其室廬墳墓俱有忠厚惻怛之懷於其所居山川人物輿俗土風災祥氛祲鳥獸草木皆有流連不能已之故而況天時變於上人事遷於下盛衰興廢之遞作於其間有極難言者夫余歷陽人也安能忘情於歷陽哉顧身隱矣旣已少賤褒譏而諷諭焉非蓬華者事也無已則有古人之言在某水某丘某古人所憑而弔也某墟某里某古人所游嬉而歌歎也某事某古人所謹而誌也吾從而蒼之擇其言尤雅馴者而悉載之聞不怒而言不傷是則余之志也夫維崧曰有是哉子之爲是

書也雖然戴子先府君敬夫先生文章氣節掉鞅宇內今戴子彘弟又俱肥趣巖穴遂以此終老是豈僅以文章重卽言文章亦宜如古董狐倚相諸人自成一書垂之金石無難者今身旣不用又不克行其言徒藉昔人之遺音以攄其慨慷悲歌之旨幽愁怫鬱無可如何之思噫噫戴子之志其可悲也已吾聞歷陽一大都會也橫江當利南北必爭蓋往往爲齊梁北魏間用兵處又聞崇禎乙亥十二月流賊破江北歷陽之忠臣孝子義夫烈婦膏血原野伏尸枕籍者不下數十萬人敬夫先生曾以馬箠叩留都大司馬門司馬發老弱士卒五百人往無一人免者迄今門外有五百人塚云後之覽者覩其城郭之嶮然以蒼山水之巍然以長時代之或興而或亡蓋井竈旣已夷池臺旣

已平卽有父老已無能言其事者有是書也將慨然而生感矣

百愚禪師語錄序

禪師俗姓谷氏河南南陽桐柏縣人以洞上宗旨鉗錘學者凡九主道場大暢於青龍茶毘於善慶建塔於善權善權者吾邑溪山最勝處歷代仙靈窟宅也先是邑中蔣晦齋先生以宰官爲釋氏護法念茲山自洊更兵燹來榛莽之所叢生獾豕之所嗥嘯法席非得人不可於是不徇名不懼勢特迎師主是山師至則攘幽剔穢復故拓新寺大治繼師者卽師嗣法寒松寒松神明警秀威音肅然其詩則吾友顧茂倫芟山夫亟稱之師沒後寒松手輯其語錄爲若干卷藏寺中寒松常爲余言師爲人清冲簡劭是支道林竺法深一流人及讀龍眠先生所爲師塔銘條分縷析寒松之言益信旣又讀師語錄龍駒蹙踏天馬脫羈時

而說法熾然時而拈花微笑竊嘆自一花五葉以還青原南嶽提唱兼行然未有颯爽森張單提直入如禪師之踞蹠者也則吾於寒松之言益大信噫吾見今之執拂而踞上座者矣其上者剽竊古德傳燈單文隻字支離擗摻嚼蠟捕風輒揚揚然詡於人曰我臨濟嫡傳也是與王謝家不惠子弟專以門閥上人者何異甚或牽綴權勢憑藉貴游攫人之田廬而魚肉之猶曰我爲祖塔司糞除也五宗嚴支派也識與不識無不從而嘔噓之聞禪師之風亦庶幾自媿矣余涉秋行國山道中憇善權寺門松蒼屈指疇昔則禪師旣寂晦齋繼切卽寒松亦席不暇煖他徒問其寺則已爲豪有力者主之矣問寺中一二病僧暨當日老道人皆鳥獸竄矣驚飈所及林無靜柯俛仰之間能無慨

然於中乎因至師塔下汲澗水一盃而飲之風霜刻棘泉香而石瘦則猶能想見師之爲人

寒松禪師指迷錄序

西方之教其精微吾不得而知也其猶者大抵均物我齊得喪眎世間一切資生之具凡可忻可羨之屬一毫不以動其中西方之教如是卽吾聖人之教亦何不如是其徒之賢愚吾又不得而知也其人能薄滋味惡衣服忘身窘形抑性克欲在彼稱之曰賢在儒者見其確苦如是亦必稱之曰賢觀於今乃有大異乎吾所聞者吾荆溪竒秀甲江左巖壑之巉削則張公善權爲最而善權尤以寺名始吾游於國山烟寺之間石之色蒼然泉之味冷然松柏之離立者落落然窺其水旱之洞悄然窈然酌茗於三生之堂捫雷書所鐫刻處若怒犀駭兕之不受縛而思壞牆屋以自絕也日下春一宿於道院始去及吾再至善權而山

林晦冥鳥獸悲嗥求其一二零駸敗斃於荒榛灌莽間不可得泉聲嗚咽白晝淒淒聞鬼啼徘徊躑躅迷不得路蓋寺之墟也久矣而所謂悄然窈然者崖顛谷踣之後伶仃獨存恐恐乎其無隣也噫甚矣哉則誰爲之也此固嚮之所謂人天帝釋者也此固挾才角力思攫福地而有之者也甚矣哉則若人之爲也吾常憫夫世之强有力者欺凌攘奪之習幾不測其所終因是思欲逃於西方寂滅之鄉恣睢沈澆以自適也顧其所爲反若是甚乎吾則又安歸也夫寒松和尚懼世之誹謗佛教者以是人爲口實也不得已有指迷一編冀存其教於永永焉雖然從來廢興成敗之數莫不有物焉以相之是役也庸詎非盛名之不可久盜而天爲暴其跡於天下乎抑釋名而拓行固山靈所不樂與居也金膏玉灌之區爲古棲真所窟宅則一炬也安知非山光水色助之焰而自爲湔洗乎則是人也卽不謂之迷也亦宜

贈周櫟園先生序

櫟園先生頌繫之五年天子憐其寃事大白於是先生既脫獄南還至揚州揚人士識與不識聞先生至無不大喜爭持牛酒賀陳生維崧適游揚亦欲一見先生私輒自計曰維崧江表鄙人耳家貧詘於衣食奔走江淮間未獲以文章末技奏於先生今來廣陵又多博徒賣漿者游雖欲見先生恐未有路也獨居淡念不能自決者累日如臯冒君辟疆余父執也一日自外至語維崧曰櫟園先生知陳生亟欲一相見子無悞陳生聞是言竊自喜旦夕謁先生則先生已枉車騎跡陳生於市中以故左日已晡復上謁先生則揖陳生入置酒食陳生攝衣就坐醉則歌先生所為詩先生擊唾壺和之一座盡驚先生起謂維崧曰老臣

獲戾六年於茲矣六年以來關木索嬰金鐵見獄吏則頭
搶地視卒隸則涕洟息自分旦夕就湯鑊以快舞文者意
覆盆之中寧知復有今日與諸君相勞苦乎賴國家大恩
卒賜湔濯第念頻年對簿株連瓜蔓何止千人爲老臣拷
掠垂斃者百數十人矣爲老臣斃三木下者十餘人矣有
司曰臣寃道死者一人庾死二人餘皆瀕死數矣卒無有
一人誣服者他變姓名微服爲纍臣橐餽計又不知幾何
家焉嗟夫何以致此夙夜自思惟是結髮爲吏實未嘗有
所恨以至斯也一客起曰誠如公言蓋公所至多善政吏
民戴之閩人士至作四泣圖此皆地遠不遑論論吾所及
見者公備兵揚州江南甫定告密繁興猶憶一日者有急
裝自北來以馬箠叩營門叩已據地坐諸將愕倉卒不知

所出公直前上調急裝者熟視久徐曰彼躡鞞而曰暫何
爲者公嘆喏曰君貴人吾亦貴人有事當告我急裝者撰
腰下出一牘背耳語良久則泰州桀黠奴薑宦室者反詞
也公厲聲曰若誠反當族然安知非奸民構姑詞之第君
馬勞不冝復有所乘坐休之命驛騎及吾廐馬以去急裝
者喜越日偵騎至桀黠奴所言果妄事乃解其奸全活人
類如此又一客曰當公治兵時而江南撫軍某者性險鷲
尤嗜殺人一日漏下二鼓公寢門闔矣諸將譁云撫軍趨
議事且言速駕車以來不及則單騎來不及步來人聲
鼎沸一市人盡驚往來轅門間公佯卧不起勅諸騎士前
後植棨戟笳鼓大作列炬如白晝然後起又徐徐行撫
軍催騎道相望至則諸將士悉堅銳毅弩相向白刃夾道

立立堂下撫軍坐堂上公至撫軍恚良久語曰吏報城外某處有賊巢吾待公至將盡撲殺之公奈何來姍姍者公曰以吾料之必無是撫軍佛然曰觀察能以百口保鼠輩乎公應曰諾撫軍沮則令諸持長鉞者退公曰適倉卒未蓐食煩公爲某置食食訖徐徐出呼騎士轅門外譙讓之曰夥願撫軍趨吾會食向者驚呼奚爲粹其髮徧筓之一市人始知嚮所傳聞實謬悉散去城外亦卒無有所謂賊是日也微公事幾殆客言未竟更雜述先生數十事皆倉卒間擬定大難恩澤及人者皆下人聞之躡足語至有泣者最後一客年七十餘狀微僂齒缺落且盡述公解任維揚日揚城十萬戶砌城留遮道泣聯袂成帷天日爲之霾旣已就道哭聲撼天地城闔崩摧語絮絮不可竟陳生離

席伏奉卮酒先生前曰吾向在如臯冒君辟疆受先生知最深談先生事最悉今又聽客所言昔李廣爲將殺降卒乃自剄于公治獄平恕後乃克昌今先生陰德奚啻于公疇昔之事吾固知其往而必返也豈惟復返自此以後無疆之慶卽以此卜之矣座客孝威鄧氏墨倩程氏曰今年先生正五十揚人士思有以觴之卽以子言爲先生壽可乎先生大笑爲陳生盡一觴

贈邑侯李蔚宗序

豐城李邑侯令宜興之三年邑大治其行也邑人士皆作
爲詩歌以送之而屬陳生維崧爲之序維崧作而言曰夫
古今人之不相及也不亦大可感哉古之人吏治與儒術
出於一而今之吏治與儒術出於二古之盛時爲天子崇
吏治飾儒術者上有賢宰相下有良有司宰相爲天子治
天下有司爲天子治一邑有司之權與宰相等成周之世
國君修鄉校之禮而士亦得執羔奠雉以旅進於長吏之
庭歲時讀法函蜡飲酒亦必爲之鼓篋釋菜以隆其儀篋
筐庭實以厚其禮而又未也爲之嘉魚以燕衍之爲之鹿
鳴以和悅之爲之投壺哨矢禮樂射御以嫻習之故有司
之德意洽於子弟而百姓之疾苦亦得告於長上蓋士之

視有司也甚親而士之自視也亦不甚賤今之人則不然爲有司者有簿書期會之繁劇有文網繭絲之撻切頭會箕斂日要月課卽欲與都人士一相見勢且有所不暇且士之自賤也又實甚其黠者舞文扞法倚府史胥徒以爲奸其愚者則皆以逋縣官租賦赭衣匍匐於階下耳故有司之賢者皆不樂見士而士之自愛者并不敢一見有司爲賢有司且不敢見況其他乎自侯來宜而侯之待士與士之所以自待者皆一大異國家軍興倍往時宜興之苦歲也又倍往時顧侯則無有難焉者漸摩浸漬招徠感化民無所苦而國賦克暇則與士之賢者講藝敦禮崇信讓明任卹士之獲進見於侯者俊秀之外無莠民焉湯生原選維崧中表弟也數年最受公知陳生文鸞維崧弟也其

感侯也尤最深陳生者客游久矣間月一歸兩生必以侯之仁政述之維崧且以邑人之歡忻鼓舞於侯之來與悲愁思慕於侯之去者而舉告之於維崧維崧曰國家移風易俗之事上賴賢宰相下賴良有司先生一治吾宜而上之待士與士之自待者俱大異焉誰謂古今人不相及也維崧者治下之老諸生耳家貧誦於衣食授書江淮間以餬口先生之庭至今尚未一進見而先生顧若深知有維崧者則又古人所未易及也夫賢長吏之於世也旣不易見而士之受知於當事也又不可忘先生之來也維崧旣不克見矣其去也又何能忍而失此知已乎崧雖將老尚欲一修弟子禮焉侯其許我乎是爲序

贈徐渭文序

松之爲性也虬枝鐵鬣干霄拂雲已耳黃山之松獨不然縱行半里橫行十里弁者若竇破者若竇奔獅怒猊絕不與沙土附地高故也今夫水汪洋澎湃一瀉千里迫而溢以瞿塘之峽兩岷束櫃萬派爭門或激之而成輪或觸之而迸沫龍螭雷雹詭譎萬端是豈水之性哉厥惟勢險故其在人也詎無黃山之松瞿塘之水平哉則吾友徐子渭文是渭文爲名家子蓋自少師文靖公以承平宰相培植元氣汪濊煦沫故流澤遠而保世昌又渭文自高曾以來世積勲業其尊甫二玉先生烈才峻性復磊砢負正骨詩文墨妙蔭映藝苑渭文徜徉於隱囊塵尾間平流而進亦當取青紫如拾芥此卽昔人所云王家子弟劣猶當作尚

書郎耳乃一旦遭會世變卽屏去經生家言絕口不事復少負異才不自禁制激昂跳盪闖入古作者堂詩歌騷賦下筆數十萬言不休出其緒餘溢爲繪事輒復空蒼秀潤識者嘆爲絕作余常酌酒勞徐子曰夫天下無事公卿之後必爲公卿乃稱克家耳於此而厭薄世趨捐棄帖括遊戲於書畫翰墨者則宗黨爭姍笑之羣斥爲踈跽之子若夫今日者士生斯世其地高其勢險平流而進爲庸士塊磊自異爲奇人吾見夫鬪雞走狗浮沉里閭者矣將猶不失爲王謝家風況夫才性瑰麗以詩文書畫自表異者乎今年秋徐子將出游而因屬予一言以爲序西風初肅白露滿空余旣壯其有是行而又爲徐子悲其遇也詩不云乎我瞻四方蹙蹙靡騁子之行也將何之乎庶幾游於成連海上之鄉乎抑恣睢混潑於建德之國乎雖然千將鎮鄒光氣百倍天下自有知之者過鍾山有吾友半千龔先生吳門有孝章金先生是二先生者皆畸人而隱於繪事者也徐子見之其必爲我問之

邵潛夫先生八十壽序

今人賤老而貴少而邵先生行年且八十豈得不困哉顧
今天下之賤文士也其視老人也又甚衣冠之胄上車不
落則官著作體中何如則拜秘書乘堅刺齒肥樂甚下至
屠酤者兒屬有天幸生平不識一書飽數十椀肉羹耳若
閉戶而誦一先生家言無益不與通也今邵先生年既八
十且又善屬文以故益大困邵先生既久困而平居輒侘
僚言曰吾年既八十且又善屬文若輩且如我何哉卒自
若陳生之來如臯也客有短邵先生於陳生者曰邵先生
雖工詩歌古文辭多讀書然其爲人非人情不可近子且
慎勿與游陳生則竊從邵先生游居無何客又有謂陳生
者曰邵先生善使氣好座上謾罵人是常於鍾景陵舟中

而面詆其密友譚元春又常過虞山謁錢宗伯稍待久之
卽罵闢者而去陳生從邵先生游則又竊示以詩若文邵
先生率又大稱善陳生曰夫世之不近人情者何限能罵
人者又何限顧論者獨深求邵先生則非以邵先生貧且
老哉邵先生年八十窮無所依僦居於如臯之城西門臯
旣僻遠而城西又臯之僻遠處邵先生居之繩樞甕牖出
無兒入又無婦也僅一里媪依其門捷以居則爲邵先生
蕪火作糜耳邵先生家旣貧然實爲廷評公後不慣惡衣
食飯必擇精鑿者性又畏蒜韭諸物不喜與人共食器居
旣僻遠室中無人不能夜飲諸少年或強留之則絕裾而
去旣出戶語喃喃不休人遂以邵先生爲非人情不可近
且又善罵人羣然譁之其實邵先生衰年暮齒所遇多不

如意者人又不能諒先生而或反以溷先生可感也先生
所爲詩上下漢魏三唐沈鬱深渾才法兼至賦序書記諸
雜文上逼周秦次則陵轍班馬蓋先生之學包括史籍根
据經術所選一書最號精緻尤復博通字學旁核籀篆其
編緝已刻未刻書若干卷皆有裨史學詩集則冒嵩少先
生爲梓以行世云先生字潛夫通州憲綱錄中所謂明詩
人邵潛者是也先生每過陳生輒深語移日酒酣抵掌追
述生平賢豪長者游如李本寧鄒彥吉黃貞父陳仲醇諸
先生零落畧盡遠者在五六十年前江南人家園亭臺榭
之盛如無錫鄒氏錢塘葛氏亦皆數數易主甚或不可問
而金陵鳴珂巷昔日所爲狹斜游者已化爲圍牢處矣因
相與歎息泣下已又自言骨肉乖違房闈離異五倫之道

幾於殞滅甚者有朱翁子去婦之事忌妻悍室家道輒軻
蓋陳生聞先生言愴然如劉孝標所自序也天之於先生
甚矣哉夫古今文人才士窮愁者爲多然未有窮愁如邵
先生者先生旣謬嗜陳生文而年正八十私謂陳生是不
可以無言夫陳生則又奚言吾竊悲斯世無信陵公子而
乃令邵先生亦不一過其門則先生又出侯生上矣

贈蔡孟昭序 孟昭時年六十

余幼讀龍門游俠列傳如魯朱家郭解諸人心常慕之及
覽班孟堅前漢書見樓君卿陳孟公諸公則又未嘗不慨
然太息也乃今而又有吾友蔡生蔡生名潛字孟昭初字
雲生吳人也或曰燕趙多慷慨之士韓魏多節概之夫古
之負然諾通輕俠徃徃生長西北者居多至吳音妖而浮
諺數謾人必曰吳兒則又何以稱焉然古今吳中竒士遠
不具論以余所聞近世若張敕梁辰魚錢同愛皆以布衣
翫辭頡頑賢公卿間甚至屠沽椎埋下賤亦能感慨立志
節則又何哉然未若吾蔡生尤竒蔡生今歲正六十適居
如臯余時亦游如臯也兩人相得驩甚余起而言曰以吾
兩人客游相得驩甚又適值生六十可無一言敬爲生壽

乎蔡生曰子無遽吾將與子痛飲數十晝夜以悉余之生平而後求子之淋漓跌宕以爲文陳子曰甚善於是蔡生日具醇酒飲陳生陳生飲必大醉先是陳生者飲不能一斗許也至是每日必飲飲必大醉因得盡悉蔡生生平陳生曰吾今而乃知生蓋儻好大節周人之急古之朱家郭解樓君卿陳孟公一流人也以生少時白皙美容止稱爲江東璧人一時吳閫金陵諸少年被輕絛歌子夜爭交驪生惟恐不得當斯時也檇菹飲噉之會意氣甚都相與盡一世豪士今其人皆安往乎生少年多雅游他所稱名公卿指不勝屈至引爲上客者有兩相國焉居菴中則客朱平涵相君家人闔而楊侗孩相君者且推轂生不置也至以纂修玉牒薦入宗人府者則有馮留仙侍御焉先後

所與游從則有冒嵩少許若魯韓芹城陳木叔李霜回沈元歆諸君子焉以及閩之郭聖樸黃若木徐興公吳之林若撫徐元嘆王德搵諸山人與生稱莫逆交者今其人皆不可得而見矣而武夷九鯉之幽逸嶧山秦岱之巍峩皇都帝闕之壯麗以至乘醉而誤入王家之浣衣局也今其事又或憶或忘矣然而生至今尚存且稱六十翁也生顧不幸哉約畧生六十年中凡所爲事人爭嗤之以冒憲副之擢官顯要也而舟遇韓太史於途當是時太史實困院則別憲副而從太史從太史居吳數年太史家復稍稍振則又別太史而從憲副游夫樂富貴而遺貧賤人之情也生獨非人之情也哉生又不記疇昔之事乎隴西之事之急也而其兄亡命至臯橋屬又病亟生獨藏之複壁中人

皆爲生危之某別駕之佯以千金畀生而生卒還其橐中金也此二事者豈獨非人情所難抑人情更有難焉者己亥夏有故人以大獄繫金陵且在圍城中旦夕將不測生匍匐刀塗血道中五入圍城十渡惡浪當其義形於色骨騰肉飛如風檣陣雨之不可羈縲也卒脫故人以歸後故人居里中絕口不言功蓋凡爲生所爲者絕難耳問吾常語人曰有人於此置黃金千鎰於前而心不動驅猛獸數十於後而色不驚若而人者吾始可與之友今觀蔡生信然生今歲正六十媿余客游無以壽生若嚴仲子之壽聶政兼之囊并無買酒貲可以酌生者惟是述生之生平而作爲文以壽生頗覺酒氣拂拂從十指出者是亦可以醉生否乎生老而無子一女名含甚明憲知書以三世交歸

冒巢民先生生今且依先生以居云

第 35673 号

平成 3. 11. 22

聖和学	928
園短大	4
図書館	1

SS	JE	年
	地	地
	大	地
	地	地

周

